

海外續編  
幼錄

正集



卷  
四

- 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十九回  | 受學位巧施盜鈴術 | 開法網難買愛國心 |
| 第二十回  | 中朝天子妙手空空 | 勝國名姝芳心扣扣 |
| 第二十一回 | 憐新棄舊未免寡情 | 飛短流長誰能遣此 |
| 第二十二回 | 海闊天空郎情如水 | 形單影隻妾願化煙 |
| 第二十三回 | 離鄉背井豈有他念 | 憐孤恤寡別具深心 |
| 第二十四回 | 個中人妙粲蓮花舌 | 座上客競編竹枝詞 |

## 第十九回

受學位巧施盜鈴術

開法網難買愛國心

話說勵祿回到里昂，把程公使侮辱的話，原原本本的說了。學生們個個氣憤填膺。就中最激烈的，要算顧春榮。春榮當下拍着檯子道：「這個烏公使，豈是豈有此理！我們的互助團，關他鳥事？要他來教訓？」勵祿在旁冷笑道：「今天我纔算拜了你們互助團之賜，受着程公使一頓搶白。其實程公使也要問個明白，我究竟是那樣一個人？我又不是互助團裏的團員，教我那裏回答得出互助團的優點？願

君是互助團裏的一份子，何不去和程公使交涉？如果程公使贊成貴團的宗旨，程公使也許加入團體，將來還可向中央政府立案咧！」

勵祿說時，顧春榮已咬着牙齒發恨，及至勵祿說完了，便搶步要和勵祿爲難。幸喜旁立一個叫做何寶忠的，眼快手敏，連忙把顧春榮攔住道：「現在的時候，還鬧什麼意見？互助團也罷，非互助團也罷，歸總是我們勤工儉學生的事。程公使既已出口要打發我們回去，我們要籌個對付的方法纔好！我們平日不是定着「學問不成，誓不回國」的宗旨嗎！我們如要堅持到底，自己快不要分裂，以致辦事棘手。」

顧春榮大聲說道：「何君的話對啦！我現在拚着我的二條小命，去和程公使鬧一陣，他答應了維持我們便罷。若是不答應，我便死在

他的面前：看他担当得起嗎？」何寶忠道：「顧君肯這樣爲我們出力，那也很好，我想除此以外，我們還當做篇宣言，寄到巴黎的學生會和國內的報紙去，好使他們明白真相，對於我們表同情。」當下大衆拍掌贊成，推何寶忠起稿做宣言。

有個叫做篁翟生的，站起來道：「這篇宣言，依兄弟的意見，要做得堂皇而又痛快，纔可引人動目！古文觀止裏有篇討武曌檄，很可引用，兄弟已有了幾句在此，不知可用不可用？」說着，便朗誦道：

「烏公使程某者，身非虎狼，心實蛇蠍！……」讀到這裏，場中一陣笑聲，把篁翟生的下文打斷了。何寶忠忍住笑道：「篁君肯起稿做宣言，那也很好，不過套那駱賓王的調，似乎不必。我們最要緊把「學問不成，誓不回國」八個字，當做主體發揮，若要攻擊程公使，只可

做側面文章。這篇宣言，一時也做不成，宣君起了稿，我們再來大家斟酌罷！」

宣翟生見自己得意之筆，被大家一笑，不能再讀下去，心裏十二分不快。現在聽何寶忠請他起稿，便搭起架子不肯道：「兄弟無潘安般貌，子建般才，起稿重任，兄弟辭不受命！然而兄弟一身繫大局之安危，兄弟固辭，無以對諸君，不辭而應命，無以盡其才，兄弟之進退，實爲狼狽。」他說的時候，搖頭幌腦，大衆已是好笑，聽他背了些不倫不類的古文腔調，便忍不住闕堂。

宣翟生知笑的是自己，悻悻的坐下，再不抬起頭來。旁邊一個同學，笑問他道：「起稿要有子建般才，確是不錯，要潘安般貌怎的？」宣翟生望他一眼道：「你懂些什麼？這種對偶，原是天造地設的，

雖於事實不符，引用上去，便覺滿篇書卷氣；若是咬文嚼字來解釋，中國數千年來，沒有一篇好的駢文了！」那個學生笑道：「原來有這些訣竅，真是聞所未聞，只要對仗工整，便是好文章。怪不得牛頭對馬嘴，這句俗話，便流傳到今哩！」宣翟生不曉得他是挖奇着，不住的點頭。

當下大衆笑了一回，顧春榮站起來道：「剛纔兄弟提議去和烏公使去拚命的一層，現在想起來，必須有幾個人同去纔妥！一則烏公使真個和我爲難，有了人同去，總可膽子壯些；二則烏公使見了人多，也有了顧忌，不敢擅作威福！總之兄弟此去，性命事小，勤工儉學會前途事大，深望諸位踴躍協助。」勵祿道：「顧君既有這百折不撓的勇氣，不妨個人自去，若有什麼意外，我們全體學生，願爲顧君後



盾。」顧春榮道：「我雖是不怕什麼意外，究竟多去了幾個人好些，好使那烏公使曉得這不是我個人的私見，乃是我們勤工儉學生的公意！」何寶忠道：「既是這樣，諸君有願同去的，儘可和顧君同去。」這一來，不要說互助團裏幾個人，全數加入，連女學生也有願前去，和程公使一決雌雄的。當下顧春榮等二十餘人，乘車來至巴黎，逕奔公使館來。

齊巧程公使不在，沈祕書接見，問知來意，不免敷衍着。顧春榮大聲說道：「我們來到法國，原是受着伍老先生們的慫恿，現在既沒有工可作，又沒有學問可求，連衣食也接濟不周！伍老先生去的時候，原是託着程公使的，我們到了沒法的時候，派代表來求公使設法，被公使一頓臭罵，是而可忍，熟不可忍！今天我們既已來了，程

公使不見面怎的？老實說罷，這並不是避面不見，就可搪塞過去的，他一天不出來替我們想法，我們就一天住在這裏。」

沈祕書陪着笑臉道：「諸位不要誤會了，程公使確是出去了，他回來之後，兄弟好把諸位來意，細細轉達，諸位請先回去，明天再來聽消息罷。」顧春榮道：「明天再來！……哼！談何容易，我們上巴黎一趨，要化幾多車費。我們是勤工儉學生，不是到巴黎來逛的。幾個法郎的車錢，在你們大人先生的眼裏，原不值得什麼；就我們看來，可值得多了。既然程公使因公出去了，就費沈祕書的心，替我們各處找一找，他答應了一句，我們便好回去。」沈祕書冷笑道：「程公使現在那裏，我也不知道，諸位要等，由諸位去等着罷！」說着，走入裏間，不再理會他們。

顧春榮大嚷道：「我們跑到公使館裏，不是來看你們的嘴臉的，我們是來和程公使辦交涉的。程公使出來便出來，不出來，我們也顧不得了！」說着，一身當先，蜂擁似的搶步奔入裏間。沈祕書見來勢洶洶，不由大驚，站起來嚷道：「反了反了！你們究待怎樣？這裏是私人的房間，你們何得擅自闖入？難道不曉得法律嗎？」顧春榮道：「什麼法律不法律！放你娘的屁。」說着，便在桌上提起了一隻墨水罐，猛力一拋，把墨水濺得沈祕書一身。其餘的見顧春榮動了手，便也你翻檯子，我摔椅子的，大鬧起來。沈祕書氣得說不出話，一溜煙奔到外面，教書記打字員等，走入裏面，勒令停止暴動。一面悄悄的打電話去，告訴程公使。

程公使聞得公使館裏出了暴動，不敢怠慢，連忙坐上汽車，飛也

似的趕來。走入辦事室裏，見各物已打得落花流水一般，勤工儉學生、還正在起勁！程公使見不是事，便想退了出來，去叫警察來彈壓。却早被幾個學生瞧見了，搶步把程公使抓住，要程公使立時答應維持的話。

程公使喘着氣道：「你們胡鬧着，也太不成樣子了！我又不曾說不肯維持的話，你們便動起蠻來？今天且不要說維持的話，你們搗毀了物件，不得不送你們到警察局裏去。」顧春榮到也不在心上，惟有女學生們聽了，嚇得大哭起來，有幾個竟撲的跪倒地上，帶哭帶說的要求程公使不要去叫警察。程公使弄得沒法，躊躇了一會道：「也罷！今天我且寬容你們一次，你們好好的靜住着，我有了辦法，再來通知你們。你們若要再來胡鬧，我也有我的辦法，那時你們不要後

悔。」說着，目視大衆，要他們回答。

春榮見那般女學生，先已軟化了，其餘胆小的，也畏首畏尾，便轉過口風來道：「既是程公使肯替我們設法，我們原也沒有什麼別的苛求，可是來既來了，回去的車錢還不會帶得一個。……」話未說完，程公使接口道：「你們沒有車錢，暫由公使館開發，到也使得。」說着，便叫沈祕書向會計處取了二百法郎。顧春榮見錢眼開，便不再說什麼，率領二十餘人，遄歸里昂不提。

且說程公使見那般勤工儉學生，這樣胆大妄爲，實可痛恨！若是得罪他們，說不定將來要惹出是非，況且送到警察局去，有傷中國人的面子，也不是辦法。若是由他們胡鬧，將來不知伊于胡底！猶豫了半響，便乘車去和崔培光相商。

那崔培光也是國內一個名士，曾做了幾年大學的校長，和一任教育總長，勸工儉學會，他也是發起人之一。後來見勸工儉學會，鬧得一場糊塗，便不肯過問，推着調查教育，在歐洲周遊各國。齊巧那時也在巴黎，程公使見伍幼軍回去了，還有兩個發起人姜統和厲崇，都在中國，一時不及打電報去問，只將來尋崔培光。

當下崔培光接見，程公使訴說一遍，崔培光也想不出一個妥當的辦法。末了，崔培光道：「現在庚子賠款，聞有退還希望，萬一成了事實，我們到可替那般學生想想法子！這次伍幼軍回去籌款，我可決定要大失所望的，政府固是一貧如洗，人民也未見得肯慷慨解囊。只有那庚子賠款，原是移作教育用途，說了出去，也是名正言順……」程公使不待崔培光說完，接着口道：「無論庚子賠款，有希望沒有希

望、我有了這個題目，便好和學生們做文章。只是這個提議，到培老提出不可。一則培老是當今的教育家，二則勤工儉學會，培老也是發起人之一；這件事也是責無旁貸的。」崔培光道：「這個提議，由我提出，到無不可，中法兩政府，我這些面子，到還有的。不過公使也當助我一臂之力。」程公使笑道：「我可幫助的，難道還怕不幫助嗎！你放心就是了！」

當下，程公使辭去，回到公使館裏，教沈祕書寫了一封信，給勤工儉學會，說已在庚子賠款項下設法，教他們放心靜候。學生們得了這個消息，便也暫安無事。

不料伍幼軍回到中國，也得着了法國退還庚子賠款的消息，便去和賠款委員會和教育部商量。委員會和教育部，一口答應。伍幼軍見

款子有了着落，便把第一二批勤工儉學生，在法國失敗的情形瞞過，還繼續招集第三四批，陸續放洋。所以勤工儉學生，來法愈多，生活愈加困難的。

當着勤工儉學生窮極無聊之際，看得自費生逍遙自在，十分羨慕。由羨而妒，由妒而恨，不時的有許多醜話，嘲諷自費生。自費生見他們抱着勤工儉學的宗旨，凡事都原諒他們幾分，後來見他們鬧得不成樣子，便詆他們爲無政府黨和共產黨。其實什麼是無政府黨？什麼是共產黨？不要說勤工儉學生自己莫明其妙，就是編派他們爲無政府黨和共產黨的自費生，也是毫不明瞭。勤工儉學生，既得了這個徽號，便自命爲黨裏人物，口裏不是說着剷除，便是打倒。穿的衣服，襤褸得不堪，終日東闖西撞。遇到鮮衣華服的自費生，便伸手借錢，



若是稍爲遲疑着，就說出許多不好聽的話來。自費生見了他們，好似見了蛇蠍一般，遠遠就避開去了。

那時學生會裏，忽傳出中法大借款的消息，學生們個個義形于色，要阻止借款的成功。學生們的能力，原只有打電報，和開會發宣言的幾件利器；不要說中國政府，遠隔重洋，不來理睬；就是近在咫尺的程公使，也諉爲不知，賴得乾乾淨淨。不知如何，借款的原委，給一個曾爲勤工儉學生，現在任爲陸秀女士私人祕書的勵祿，探聽得詳詳細細，便存着心要剪除賣國賊。

原來中法借款的原委，甚是祕密。那時中國的西河總統，要聯絡法國的邦交，送了法國一部四庫全書。法國無以爲報，便由巴黎大學授他一個文學博士的學位。其實西河的中國文學，得個博士學位，原

不是希罕的事，不過他的文學，見賞於法國人，却使人大惑不解了。那授學位的典禮，甚是隆重；受學位的人，原要躬與其盛的。但是西河日理萬幾，那裏可以脫身，便委了一個姓褚的，叫做褚開的去做代表。法國也原諒西河的苦衷；況且是件奇突的事，便也行了奇突的典禮。

褚開代表做完了，便和法政府祕密討論借款的條件。討論的時候，原少不了程公使一個人。他們也曉得，近年來中國的民氣，不比二十年以前，凡事多聽政府裏幾個人獨斷獨行，人民噤若寒蟬，不去過問。現在處處有人監督着，一有了祕密結約的事，便要引起反對。人民反對，還不要緊，恐怕要引起列強注意，兩方面都是棘手的，所以這次中法施行這個掩耳盜鈴之計。果然中國的人民，多入彀中，還

道緒開是真爲西河接受學位的事而來。

那次的借款，程公使自然極力拉攏，無非爲的是借款的「康密旬。」不料緒開受了西河的訓令，不能擅自作主；法政府的條件，又甚苛刻，弄得沒有結果而去。別的不打緊，程公使可是急壞了。程公使見已到口的羊肉，忽然倒去了，教他如何肯甘心呢？便極力慫恿緒開，不要決裂，一面向法政府竭力疎通，以調停人自任。

這件事，在程公使以爲做得十分秘密週到，不料給勵祿探聽得詳細無遺。勵祿原是生性激烈，又在血氣方剛的時候，起先爲了勤工儉學生的事，無故遭了程公使一頓搶白，心裏本有些耿耿；現在有了這個大題目，便設法辦了一支手槍，藏在身邊，好得便行刺。齊巧那天陸秀女士宴請程公使，勵祿便不肯錯過機會。不料程公使沒有刺着，

自己到給人拘獲了去。

那晚他受了一夜的拘禁，第二天便移到刑事庭裏去審問。法官問了姓名年齡和籍貫等畢，便問行刺的主動。勵祿見問，毫無畏懼之色，侃侃的說道：「我刺不中他，便是他的幸運，我沒有主使的人，你不要冤枉了別人！我行刺他，自有我的理由，可是這個理由，我抵死也不肯說的。總之，我行刺有我行刺的罪名，怎樣處治，任憑你們！」說完，閉了眼，再不回答。饒是法官軟哄硬嚇，勵祿閉口無言。法官沒了法子，只得仍把他收禁起來。

程公使聽了他的口供，心裏雖也想到，或是爲了借款的事，却不敢十分斷定。陸秀女士究竟覺得對不起程公使，第二天便到公使館裏來謝罪。程公使接見了，陸女士不免婉婉轉轉表白一番。程公使道：

「陸女士快不要存着這個心，我雖糊塗，那裏敢疑惑到陸女士？這個小孩子，恐怕有些神經病罷，否則我和他無怨無仇，要刺我怎的？」

陸秀女士道：「這個孩子，平日看去到還明白，不知如何豬油朦了心，便來和公使爲難！他今天也沒有什麼口供，恐怕也說不出什麼理由。但是無論怎樣，這種人非重辦不可，公使不要爲了他會做過我的書記，從輕發落；我不但不感激公使的盛意，而且還要和公使不答應呢！」說着，兩眼深深注定程公使，待程公使答話。

程公使道：「這個我自理會得；他若是有應得之罪，我不能爲了女士的書記，就袒護他；他若是沒有罪的，我也不能爲了私仇，致他于死地而後快。」頓了頓，接着歎口氣道：「我看這個孩子，到是一表人才，辦事也有勇敢，只可惜用在岔子上，不肯替國家出些力。老

實說，像我這樣的人，就是給他刺死了，于中國原是無足輕重，就是他，也不見得因此名利雙收。我替他想想，實在犯不着！」陸秀女士道：「他自不長進，原是不錯，若說公使對於中國無足輕重，那是公使過謙了！」

說到這裏，忽見推門進來一個老者。陸秀女士見是黃老博士，叫做龍政的，便含笑起身讓坐。

黃老博士是留學生的前進，法學湛深，在國內歷任要職，現在任着國際聯盟的中國代表。當他留學的時代，甚是用功，他又有過人的記憶力，所以得到很好的成績。但是他的性慾，甚是強烈，有時用功過了度，便覺得身體不適。他到醫生那裏去診視，醫生說沒有病。他說了病原，醫生笑道：「這不是病，這是失了男女調和的現象，你今

晚去找個婦人玩玩，明天便精神百倍了！」他似信非信的，聽了醫生之言，果然遍體暢快，他纔想到醫生不是欺人之譚。自後他感到不適，便服這個調和劑。他考博士的那一年，格外用功，就他自己的計算，一篇博士論文，足足睡了一打婦人，纔完篇的。

後來回國任事，他的夫人，隨在身邊，原不生什麼問題。不幸他的夫人一病死了，他便沒了法兒。幸喜那時他已蒼老了許多，性慾的衝動，不免減輕了。這次他來歐洲，甚感蕭颯。陸秀女士愛才若命，聞得黃老博士斷了絃，便想去做個候補。究竟自己也是三十以外的人，和黃老博士也祇差了二十年。至于黃老博士的學問和身價，那一樣配不上自己！想到下半世的結果，便竭力想把黃老博士拉攏。

可是黃老博士也有一段隱衷，陸秀女士那裏知道？原來黃老博士

結婚以後，忽和一個姓周的周女士有了戀愛，可是使君有婦，只好徒呼負負！不道周女士情有獨鍾，爲了黃老博士，情願以了角終老。黃老博士的感激，自也不消說得。現在黃老博士斷了絃，前情未斷，來日方長，原可了却一樁心愿。無奈黃老博士爲了國事，又要遠渡重洋，結婚的事，暫時耽擱下來。雖是天涯地角，二人的心中，早已有非卿不娶，非郎不嫁的念頭了。陸秀女士，想成就這個美滿姻緣，可不是白費心機嗎？

黃老博士雖已有幾許年紀，還是風流自賞，見陸秀女士青眼相加，不肯辜負盛意。不但把周女士一段豔史，瞞得鐵桶相似，平時見了陸秀女士，總要假戲些殷勤兒，害得陸秀女士的心，更是照躍地，一天一天盼望着黃老博士，拜倒石榴裙下，向她求婚。……



當下黃老博士見陸秀女士在座，便滿臉春風的，過來和陸秀女士握手道：「你們談得很起勁的當兒，恕我唐突了！」陸秀女士橫他一眼笑道：「什麼唐突不唐突，你未免太多心了！」黃老博士道：「不唐突那是更好。」回頭望着程公使道：「聞得公使昨晚受驚了，今天特來問候。」程公使笑道：「受驚到是一霎時的事，勞駕得很。」

黃老博士問起原委。程公使道：「我也莫明其妙，我自信對於在巴黎的學生，並沒有什麼惡感；對於外交，雖不能做得轟轟烈烈的事，失面子的事情，我也不肯幹。他何苦爲了一個碌碌無用的公使，來冒這樣大不韙？」說到這裏，陸秀女士。陸秀女士纔知程公使對於自己，尙未釋然，一時也不能辯白許多，只得起身告辭，

黃老博士笑道：「我方來，你就去，未免說不過去嗎？」陸秀女

士道：「我已來了好久，你要見我，今天晚上不能到我家裏來的嗎？」黃老博士想了想，道：「也好！現在可要我伴你回去？」陸秀女士道：「那到不必，今晚你早些來吃飯，我替你預備一只紅燒蹄子，不知可對你的胃口？」黃老博士笑道：「那不敢當。」陸秀女士不說什麼，橫了黃老博士一眼，和二人握手而去。

那天下午，韓人中和胡名達，來訪陸秀女士。陪譚了一會，接着許多中國學生來了。人中和名達，也有見過的，也有初次晤見的，二人敷衍了一會，便要告辭。陸秀女士道：「今天幾位難得聚在一起，不吃了飯去，我是不放你們走的。且黃老博士也來吃飯，你們和他譚譚，也是很好。他雖是上了年紀，譚笑起來，到還逸趣橫生呢！」

人中和名達尚未回答，就中有個江西人叫做陳先昭的，微笑着

道：「我本來想在此地吃一餐飯去，既是黃老博士要來，我到不好意思梗着掃興。」陸秀女士笑着道：「這是那裏說起？我和黃老博士，相見勤了些，外面起了許多謠言，說是我們倆已訂了婚。老實說罷，黃老博士這樣年紀，我那裏肯嫁給他？就是我肯了，他也未見得有這條心。你們越是這樣說，我越不放你們去。」

人中和名達，推說還有他約，說了下次再來奉訪的話。陸秀女士道：「既是這樣，你們明天賞我個光，我邀了幾個人，大家叙叙！」

人中名達也就答應了。那陳先昭畢竟不會走。還有兩個陳先昭的同鄉楊伯珊和戴剛甫，也就坐了下來。

黃老博士那晚果然不會爽約，席間有說有笑，很是高興。陸秀女士乘機託黃老博士向程公使替自己表白。黃老博士掀髯微笑道：「這

個還待你說嗎？你的事，就是我的事，否則程公使受了刺，關我甚事，何必不憚煩的去候他？因我就報上登載的情形推測，你受了嫌疑，所以去探探他的口氣。雖是嫌疑是嫌疑，他也奈何你不得，不過嫌疑不辯明，傳了開去，也不好聽。況且他究是個公使，你住在這裏，多少總有仰仗他的地方，結個怨仇，何苦來呢！」陸秀女士道：「他今天早晨，同你說些什麼？」黃老博士道：「果然不出你所料，也不出我所料，雖然不曾明說是你主使，幾句話似乎很聽不入耳去！我當下曾爲你竭力辯白，且勸他這件事，以不連累到別人身上爲是。就是那個行刺的學生，可以放過，也還是放了過去。他雖是唯唯應着，看他心裏，還不十分舒服。」陸秀女士道：「他要疑着我，教我也沒法辯明，且由他去罷！」黃老博士點點頭，又聞譚了一會別的瑣

事，就回去了。

第二天，人中和名達赴陸秀女士之約，座中已到了陳先昭楊伯珊戴剛甫一般熟人。過了會兒，又來了一個領事館裏的書記譚鳴時。那譚鳴時走入客廳，也不和衆人招呼，劈頭問陸秀女士道：「女士可曉得勵祿的案子已判決了嗎？」陸秀女士大驚道：「我還不知道，怎樣判決的？」譚鳴時道：「程公使這次還算是寬洪的了，勵祿判了三年的監禁，要是沒有程公使去說項，刑庭裏恐怕不肯這樣輕易過去。」陸秀女士道：「你怎樣曉得程公使會去說項？」

譚鳴時道：「今天的庭審，我本去旁聽，我見沈祕書也在一旁，想不到他全愈得這樣的快。沈祕書先述了當時肇事的情形，又述了自己的微傷，末了又求法官把勵祿從輕發落，說是奉着公使的意旨：因

勵祿雖有行刺的行爲，究竟不曾刺着人，況且勵祿還只十九歲的孩  
子，不能與成人相提並論。那天的事，原是他神經錯亂，因他素有神  
經錯亂的病的。這幾句話，原是給勵祿一個開脫機會，不料勵祿到此  
，還要強項。他聽了沈祕書一席話，冷笑一聲，操着法語道：「我素  
沒有神經錯亂的病，那天更是神志清爽；我雖是還只十九歲，行刺的  
事，可不是小孩子幹得來的，自當以成人辦理。至于行刺不成，應得  
之罪如何，請堂上判斷，斷不要爲了可憐我，從輕發落。」回頭又向  
沈祕書操着華語道：「我那天誤傷了你，很是抱歉，可惜我不能殺却  
那賣國賊，爲國家除一害。他今天這樣託你開脫我，我不但不感他的  
情，還要恨他來買服人心。老實說，我若是怕死的，我也不幹這件事  
了，你和他去說，我勵某頭可斷，愛國心不能汨沒的。他今天雖幸而

沒有被我刺着，若再這樣倒行逆施，幹那賣國的勾當，就是勵某已死，以偌大中國，難道沒有第二個勵某嗎？」勵祿還要再說下去，法官因他說的是中國話，而他又是能說法國話的人，禁他不要再說。問他剛才說些什麼？勵祿道：「這關於我個人的自由，我不願意說，你待怎樣？總之，我刺程公使，是關於中國幸福的問題，也不勞你來多問，你祇要按律辦理就是了！」

法官又問他共產書籍，和列甯照相，是那裏來的？勵祿道：「堂上這個問，更是好笑了！貴國革命的時候，不是以自由友愛平等三主義相號召的嗎？革命成功，言論自由，載在約法。我藏着共產的書，原是研究共產主義，這是我的言論自由，那個可干涉？至于列甯的照相，藏着也算不得犯法，我確實崇拜他是當今的一個英雄，這是我的

思想自由，更算不得犯罪。況且藏着列甯照相的人，不僅是我一個，倘然列甯的未婚妻，也在巴黎，偶然把列甯的照相吻着，難道貴國的警察，就可把他捉將官裏來嗎？總之，我犯了行刺的罪，我是直認不諱的，堂上又何必牽連到共產上去呢？」法官也不再說什麼，結束了審問，判決三年的監禁。若是勵祿稍肯委曲求全，監禁雖不能免去，年限未見得這樣長久的！」

陸秀女士道：「勵祿那孩子也笨極了！和自己作對，那又何苦？性命保全，還是他的造化。但是程公使忽然這樣寬洪，不知受了那個的勸告？」譚鳴時道：「這個我也打聽過了，確不確雖不可知，大約多少有些可靠。這個消息，還是公使館裏人傳出來的，恐不見得子虛烏有罷！」陸秀女士方欲問時，忽的房門開處，走進一個人來，把譚鳴



時的話也打斷了。欲知來者是誰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回

中朝天子妙手空空

勝國名姝芳心扣扣

話說譚鳴時正在侃侃而談的當兒，忽然客廳裏闖進一個人來，衆人舉目瞧時，不是別個，就是公使館裏的沈祕書。陸秀女士先起身讓坐，又慰問了那晚的驚嚇。沈祕書却笑嘻嘻的道：「今晚高朋滿座，我到做不速之客了。」說着，和衆人點頭打招呼。陸秀女士道：「沈祕書來了，好極了，就在此地便飯何如？」沈祕書噓了一口氣道：「多謝陸女士的盛意！可惜我沒有這個清福。今天奉了程公使之命，

來向陸女士謝安，並且關照勵祿的事。勵祿已判了三年監禁，公使請陸女士不要多心。那晚爲了公使的事，累得陸女士多多受驚，公使很覺抱歉，將來公使還要登門謝罪呢！」

陸秀女士笑道：「說那裏話，那天的事，我很覺着抱歉，累沈祕書也罹了無妄之災。幸喜天相吉人，沒有闖下大禍。公使親來，是不敢當的，隔天我來做個東道，替公使和沈祕書壓驚罷！今天請沈祕書多多拜上公使，并且謝謝沈祕書的駕。」沈祕書道：「陸女士的盛意，我去傳達就是了！」說着，看了看座的幾個人，笑道：「今晚到有一場可湊呢！」陸秀女士道：「可不是嗎！沈祕書若是有興的，何不就吃了便飯，玩會兒去呢！」沈祕書笑道：「今天沒有工夫，隔幾天來擾罷。」說着，摸出一支雪茄，燃了火柴。陸秀女士見了笑

道：「我真昏了，沈祕書來了，香煙也沒有敬上一支。」沈祕書連說不客氣，不客氣！一脚已出了門，和衆人點點頭，和陸秀女士說了句「逢沙合，」就此告辭而去。

那時吃飯間裏，已安排舒齊，陸秀女士遜衆人先入了席，自己告個便，跑上樓去。過了一刻鐘，纔覺一陣香風，見陸女士攜着竺毓芬女士的手，婷婷嫋嫋，含着笑推門進來。衆人連忙站起讓座。陸秀女士替竺毓芬向各人介紹了。衆人見陸秀女士已換了一身妃色的綢服，面上也施了粉澤；更見那竺女士也修飾得花枝招展；自己都穿着常通衣服，反覺不自在起來。陸秀女士有說有笑的，問這個，央那個。竺女士也幫着招呼，真是八面週到，無懈可擊。

吃喝了一會，陸秀女士問譚鳴時道：「剛纔你說程公使開脫勸

祿，有個原由，究竟是那回事呢？」譚鳴時道：「據公使館裏人說，程公使自出了岔子，原想重辦，不料第二天，忽然變了主意，要想從輕發落，衆人不免猜測一番。後來還是程公使親信的隨員傳說出來，說程公使那晚接到了一封匿名信，信裏恫嚇着程公使，不要做得過甚，如果不聽忠告，不要說他自己的性命，在他們掌握之中，就是他在福建的家屬，也有危險，孰輕孰重，請程公使自己斟酌。這封信大約不是共產黨人，便是勤工儉學會的人物寫的。程公使當下驚得打顫，那晚便不會出去。有一處正式應酬，也去辭謝了。家裏更戒嚴得厲害，有人去訪他，問得明明白白，纔來開門延納。原來他別的不怕，最怕的是死。他起先要嚴辦勵祿，原爲勵祿有殺身之仇，要斬草除根，便可泰然。現在無端的來了一封匿名信，嚇得一個勵祿還容易除，其餘

的勵祿，恐怕不能一網打盡。輾轉思維了好久，纔定從輕發落的主見。可是立即把勵祿釋放了，恐怕又要和自己爲難，法官也未見得答應，便酌乎其中的，定了一年監禁的罪！可怪勵祿太倔強了，法官不肯十分開脫，這二年的監禁，真是冤枉咧！」

陸秀女士道：「其實程公使也不必這樣胆小如鼷，那般過激黨人物，也只能說不能行的，誰還有像勵祿這樣的癩呢？即使程公使有可殺之罪，殺了一個程公使，還有許多程公使繼續而來，他的性命，祇有一條，這又何苦來呢？」譚鳴時道：「三年監禁，雖是判決了，那般過激分子，不知答應不答應？到也是個問題。」

陳先昭道：「這個三年監禁，恐怕不是完全監禁罪，刑事犯監禁久了，於國家有損失的，所以各國都有罪犯改良所。一入了罪犯改良

所，便有所藉口，只要和管理人打通了，說那個罪犯，已知懺悔，在所裏工作，也有成績，三年減至一年，也是常有的事。」戴剛甫道：「程公使既然有意開脫勵祿，陸女士何不替他想想法子呢？」陸秀女士道：「我爲了他，已受了程公使的嫌疑，現在替他運動釋放，給程公使知道了，更是有口難辯；其實運動一個強有力的人，到不成問題，可是這個干係，我却担当不起。」

竺毓芬女士也攙口道：「那個國會議員麥賽兒先生，不是很和藹而又熱心的嗎！若是姊姊託他，他沒有不答應的。」陸秀女士聽他提起麥賽兒名字，連忙以目示意。竺毓芬女士不知就裏，還要往下再說，陸秀女士混過去道：「無論我能否想法，爲了嫌疑的關係，還以不請託爲是。」

譚鳴時道：「其實那般勤工儉學生。也太胡鬧了！勵祿的事，雖不能證明和他們有關，他們種種舉動，實在使人忍受不住。長此以往，我們中國人的面子，給他們剝光了。」陳先昭道：「他們自命爲新人物，開口打倒，閉口剷除，按其實際，還不是抱的出風頭主義，和敲竹槓目的嗎？他們的用意和行爲，簡直和從前破靴黨差不多，他們所謂新，只把靴子換了一雙皮鞋罷了！」韓人中笑道：「這樣說來，他們可稱破皮鞋黨了！」說得合席的人，軒渠不止。

過了會兒，戴剛甫道：「那般勤工儉學生，固是可恨，官費生和自費生，也不見得能替中國人掙面子。勤工儉學生，爲了環境所迫，幹出種種醜事，到還情有可原，那官費生和自費生，既無衣食之憂，又無妻孥之累，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小，不是爭風，便是吃醋！雖不能



一筆抹煞，不過這類的人，居其多數罷了！最近狄琦的事，還鬧到法  
人身上，報紙上寫了許多冷嘲熱罵，我看了汗毛多豎了起來。」胡名  
達不解，便問剛甫是那回事？剛甫道：「狄琦的事，鬧得滿城風雨，  
難道你還不知道嗎？」名達搖搖頭。

剛甫道：「狄琦原是江西的官費生，在國內的時候，嚴督軍甚  
是器重他，無非馬屁的功效罷了。他到了法國，也有三年，平日酒食  
徵逐，無論官私費生，甚是聯絡。後來姘上了一個法國婦人，親愛得  
了不得。那法國婦人，原是放蕩慣的，又善於揮霍，狄琦的官費，那  
裏夠得敷衍？稍有了些緩急，那法國婦人便要呵叱，聲聲口口，要和  
他脫離。其實狄琦又不曾和他經過結婚手續，要脫離便脫離便了。偏  
偏那狄琦情有獨鍾，抵死不肯讓那婦人脫離，據說哀哀悲哭，也有了

好幾次，那法國婦人兀自不理。狄琦只得向人借錢，那婦人見了錢纔相安無事。但是一次兩次，朋友尙可通融，次數多了，朋友便不肯幫忙。就是當日狄琦最聯絡的幾個同鄉，也託辭避得遠遠的。

狄琦點金乏術，又不肯失戀婦的歡心，便去試妙手空空的勾當。他見巴黎大商店，如逢孟舍畢合當之類，各種物品，陳列一屋子，管理的人，一時照顧不到許多。他進進出出，眼睛也炫了，幾番要想下手，究竟初出茅廬，不免面紅手顫。然一想到那戀人正在家裏候着要錢，便把心一橫，乘人沒有瞧着的當兒，探手去抓了幾件絲巾之類的小件，居然十分順利，沒有給人窺破。狄琦非常得意，出了外面，把那些竊來的換了錢，去取媚那戀婦。

那婦人只要有錢用，也不問來由，把狄琦竭力的奉承了一番。狄

琦得了甜頭，頓時心花怒放，恨不得多偷幾件，換了錢去買一只鑽戒，給那戀婦。當晚盤算了一夜，第二天又到別的商店試行，也是十分順利，滿載而歸。他的得意，固是不消說得；就是那戀婦，見狄琦能源源供給，便換了一副面孔對待。自後狄琦便以此爲營生，風雨無阻的，要至各大商店去巡察一番。平常衣冠齊整，不曉得他底細的人，又誰疑他是妙手空空的竊兒呢？」剛甫說到這裏，頓了頓，喝了口皮酒。

韓人中攪着道：「你說得這樣有聲有色，你和他認識的嗎？」楊伯珊道：「他豈止認識，那狄琦妙手空空的當兒，他也在場咧！否則他那裏說得這樣真切有味？連那狄琦和那戀婦的心理，也給他描摹出來了！」戴剛甫笑道：「我若是認識狄琦到好了，現在我正窮得無聊

的當兒，若有了他的本領，到也要去試試。可是我沒有像他這樣的笨，不偷則已，要偷非偷楊伯珊的老婆不可。……」合席的人聽了，大笑起來。

那時竺毓芬女士，方啣着一口酒，笑得回不過氣，把酒也噴了出來，却巧噴在陳先昭身上。陳先昭望着竺毓芬女士一笑。竺毓芬女士覺得不好意思，面上一陣燒，低下頭去，再也不敢抬起來。衆人見了這個情形，咬着嘴唇忍住笑。

楊伯珊狠狠的望了戴剛甫一眼道：「我和你尋了一句開心，你居然討起我的便宜起來！難道你能偷我的老婆，我不能偷你的嗎？」陸秀女士笑道：「你們把夫人放在保險箱裏，那就不致被人偷去了！」陳先昭道：「不放在保險箱裏，保幾萬兩盜賊險也好！若是給人偷

了去，便有了賠償；有了賠償，便可再討一個，說不定比舊的還要好上幾倍。」戴剛甫笑道：「楊老夫人的照會，幾萬兩的險，恐怕沒有一家肯保的。」楊伯珊道：「楊老夫人保不到幾萬兩的險，難道戴少夫人保得到幾萬兩不成？」二人針鋒相對的彈刺着，合席的人，又是一陣大笑。

陸秀女士道：「不要再提到夫人身上去了！累得夫人們萬里打嚏，何苦呢！小菜也冷了，再喝幾杯酒吃飯罷。」韓人中道：「酒也有了，我們就此吃飯何如？到我剛纔問的，戴君還沒有切實答復咧。」戴剛甫道：「我這些消息，也是別人說給我聽的，我說的時候，不免附會一些；不過是「想當然耳」罷了；若是平鋪直敘，還有什麼趣味呢？」胡名達道：「原來戴君到是個小說家，不知秋琦後來又

怎樣破案的？」戴剛甫笑道：「你既稱我小說家，我便賣個小說家的關子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飯後分解。」說着，拿起了飯碗就吃。衆人也不再說什麼。

吃完了飯，胡名達又向戴剛甫追問。剛甫呼了口香煙道：「現在我先要述一樁狄琦的神技：他有一天，化了三個法郎，到「富麗別樹」買了一張散立票，去看「伏特維爾」，存心要撈些油水。齊巧有個男子，把一件皮大衣，放在衣帽間裏，取了一塊領衣證，塞在衣袋裏。狄琦看在眼里，便悄悄的伸手，把那領衣證偷了出來。看了一回戲，便回家裏，脫去大衣，忍了冷，再至戲館，又化了三個法郎，買張票入內。約摸到十一點鐘左右，取了領衣證，來至衣帽間裏領取。那管衣帽的婦人，那裏記得許多，便認了領衣證，把衣帽交給狄琦，還問

狄琦何故匆匆的就走？狄琦笑了笑，推說沒有興味，從從容容的穿上大衣，賞了那婦人兩個法郎，揚長出來。後來那男子要同戲館交涉，但是沒了領衣證，交涉不出什麼，只得認了晦氣。你想狄琦的技，神乎不神呢？」

胡名達道：「狄琦這種營生，別人或者看他不出，難道同床共枕的戀婦，也窺不出他的行徑嗎？」剛甫道：「什麼看不出，那戀婦還着實幫他的忙呢？原來狄琦平空手頭鬆寬，那戀婦已是疑惑，一次兩次，還道他是從朋友處想法來的。後來見他源源不絕，便問他錢的來源。起初狄琦恐那戀婦要瞧他不起，不肯直說；經不得那戀婦一問再問，便露了些口風。那戀婦不但不見怪，還着實獎勵幾句，狄琦的胆，益發大了。自後偷到了物件，便交給那戀婦去換錢，一經轉手，

不但行徑不易窺破，而且由法國人去出賣，還好多換幾個錢。這樣夫唱婦隨，二人的生活，着實過得去。不料那天狄琦一時大意，給逢孟舍裏的偵探，窺破一切，便把他送到警察局裏去了。」

胡名達道：「怎樣窺破的？」剛甫道：「狄琦的贓品，以帽子爲大宗，他偷帽子的方法，是很簡單的；說明了你也可去偷的。原來他進去的時候，從不帶帽的，趁人不備的當兒，他便在櫃上取了一頂，帶在頭上。若是夥計見了，來問他怎的？他便裝做要買帽子模樣，試試這頂，試試那頂，不是說大小不合，便是說顏色不配，便露着頭，轉到別家商店裏去。好在巴黎大商店甚多，他週而復始，起碼要有一個月，無論怎樣好記憶力的夥計，也認不清面貌。那天他在逢孟舍東張西望一會，便乘機帶上一頂，覺得還不十分滿意，便又揀了一頂



大些的，套在小的上面，他想一時斷沒有人看得出的。不料那便衣偵探，剛注意着他的行動，見他帶了兩頂帽子，便去問他理由？他漲紅了臉，囁嚅着答不出話。偵探問得緊了，他只得推說買了兩頂帽子，因嫌拿在手裏討厭，便都帶在頭上。偵探問他那裏買的，他回說別處買的。偵探取下來一看，裏面明明刻着「逢孟舍監製」幾個字，便決定他是個扒手，當下便把真相戳破了。狄琦還要抵賴，說果是逢孟舍買的，方才說錯了話。那偵探要他取出發票來做證據。狄琦回答不出，祇得低下頭去。那時顧客已聚集了許多，見是黃種人當扒手，便罵日本人不要臉。狄琦到有些愛國心，當下並不辯明，跟了偵探來至警察局裏。警察問他口供，他說是中國學生，父親現任山西省長。只說了兩句，警察截住冷笑道：「我問你作賊的經過，你父親做什麼事，到

不必聲明；況且你父親做的是中國官，在法國却沒有勢力，難道我爲了你是省長的兒子，便把竊案取消了不成？」狄琦的父親，原不是什麼省長，他說着無非想利用法國人崇拜貴人的心理，以冀未減，不道反因此碰了個頂子。當下面孔紅一陣白一陣的，答了幾句。

末了，警察問他還是初犯，還是已犯了多次，他說只犯一次。警察在他身上一搜，幾只衣袋裏，都塞滿了零件小品，什麼婦人皮領咧，小孩短衫咧，自來水筆咧，各色俱全，應有盡有。警察又問明了他的住址，去搜尋賊證。他的戀婦聞得狄琦破了案，推說一些也不知道。警察翻尋了一番，檢出幾件不曾賣去的，帶到局裏。賊證之中，最多的是帽子，那件皮大衣也搜了去。警察局裏，因曾有人報告着，在戲園裏大衣被竊的事，所以對着大衣，特別注意，又把那失主傳了

來認明。於是狄琦便定了積犯的罪，送到囹圄中去了。

第二天巴黎的報紙，把狄琦這段消息，登在封面，還加了許多調侃的評語，什麼中國學生之兼職咧！省長哲嗣之神技咧！中朝天子之伎倆咧！罵得人哭也不得，笑也不得。」

胡名達道：「什麼是中朝天子？他又不曾做着皇帝？」剛甫道：

「天子兩字，原是法國人稱中國人的代名詞，大約中國從前稱皇帝爲天子，法國人不知底細，便以天子兩字流稱隨便什麼中國人，你俱可笑不可笑？這段消息登出以後，中國學生會裏的人，氣得不可開交，要求程公使寫信到報館裏去更正。但是狄琦作賊，人贓並獲，程公使外交手腕，無論怎樣靈活，也無從設法。中國的聲望，自此竟一落千丈。本來法國人對於中國人，甚有信用的，大商店裏，就是按月清

賬，也不要緊。現在却不同了，凡是大商店裏，見了一個黃種人，便有便衣偵探釘在後面，好像中國人個個都有琦狄的本領和心腸似的。

「剛甫說到這裏，長長的歎了一口氣。胡名達也黯然不樂。」

停了會兒，名達又問道：「狄琦監禁了以後，他的戀婦又怎樣呢？」剛甫道：「那戀婦嗎，還不是一走了事嗎！俗語說得好，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難到來各自飛，何況他們倆，原是暫時的姘頭呢！」名達道：「那戀婦真沒有天良了！他也應當想想狄琦的作賊，爲了那個？」剛甫道：「你以良心責婦人，可是悖謬了！婦人家都是沒有良心的。況且那戀婦又不曾教狄琦去作賊，金錢的供給，原是男子應盡的義務。男子沒有錢，不要玩婦人就得了！」

陸秀女士聽到這裏道：「我們婦人家沒有良心，難道你們男子有

良心的？」剛甫笑道：「我一時說話大意，沒於想到有女士們在座，剛纔失言了，對不起得很！」陸秀女士笑道：「我們在座不在座，到沒有關係，究竟男女誰有良心？討論討論，也很有趣味。」

韓人巾道：「這個不能一概而論，也有男子有良心，女子沒有良心的；也有女子有良心，男子沒有良心的；也有男女都有良心的，也有男女都沒有良心的，究竟誰有良心，只可客觀來評論，不能以主觀來解釋。無論男的女的，誰肯自己承認沒良心呢？就是心裏承認了，口裏總要說些不得已的話。古今來這類的事多着呢，我們要持偏見，也甚容易，不過不是由衷之言罷了！」

陸秀女士道：「着着！現在到有一樁慘案，却合了癡心女子負心漢的一句舊話，你們不嫌辭費，待我細細說了出來，但是戴君不要以

爲我把這件事來替婦人伸冤纔好。」剛甫道：「說那裏的話？誰不知道陸女士是大公無私的巾幗英雄！可是陸女士要說的，是不是葉珪和俄國婦人的事？」陸秀女士點點頭道：「你既知道，就請你說罷！」剛甫道：「這事我雖風聞，究嫌略而不詳；陸女士口才又好，說起來妙趣橫生，定博座客歡迎。」陸秀女士道：「好了！好了！你這樣恭維，簡直把我當作說書先生了。也罷！我且說個大略。」說着，請衆人用了些茶，把那葉珪的事和盤托出。

原來葉珪是江蘇人氏，在法國已有四五年了。他本是自費生，所以經濟並不窘迫。他的身材面貌，原是不錯，幾句法國話，也講得很漂亮；對於女子，又肯化錢用工夫。女子見了他，不期然而然的，傾倒備至。他有個脾氣，凡是不會到手的女子，他肯不惜工本，用盡心

樣，以冀達到目的。若是目的達到了，便換了一副神氣，所以多則一年，少則半載，他便和另一女子生了關係，把舊的丟諸腦後。那般好人家女子，見他始亂終棄，沒法可想，爲了保持自己名譽，只得隱忍不言，可是心裏恨極了。

葉珪住了巴黎四五年，大家閨秀，小家碧玉，給他破壞的，也不外凡幾。他住在「邦西洪」裏，和邦西洪主人的寡妹，早有了首尾。那寡妹已有三十餘歲年紀，面貌甚是平常。葉珪和她要好，並不是爲她的人，却是爲她的錢。那寡妹原有些積蓄，平時也甚慷慨。葉珪看在眼裏，便放出全副本領去勾引。那寡妹見他丰度翩翩，早已有了意，說話又體貼溫存，更是仰慕不已，祇是自己覺着年紀大了數歲，葉珪未必肯來俯就，便暗中觀察葉珪所好，以便相機親近。當時葉珪

還不覺得，後來見那寡妹，待自己十分週到，衣服也天天換着，手指上還套了幾顆鑽戒，知她是有錢的，便不肯因了年齡的關係，錯過這個機會。

葉珪住的房間，和那寡妹的只有一壁之隔，外面還有洋臺可通。那時是七月天氣，葉珪晚間一個人站在洋臺上，望那巴黎的晚景，不知不覺的，把目光注到那寡妹的房裏。只見那寡妹披着頭髮，披着拖鞋，坐在沙發上看書，身上只披了一件浴衣，像似剛剛浴罷的樣子。燈下婦人，原較平常嬌媚，何況那寡妹的身條，原是嬌娜動人，葉珪看了幾眼，不肯輕易走開。

不道那寡妹見窗外有個黑影，已瞧料了是葉珪在外窺看，便格外裝出嬌慵無力的媚態。不一會伸個懶腰，站起身來，把那落地窗門關



了。葉珪躲避不及，那寡妹裝做驚惶失措的樣子，退入房內，喘着氣問是那個？葉珪只得應了聲，又說幾句抱歉的話。那寡妹這纔重新走出來，和葉珪打招呼。葉珪便把甜言蜜語，來奉承那寡妹。那寡妹只有格格笑的分兒。葉珪知己入了港，便把那寡妹擁入懷裏。自此以後，二人形迹愈加密切，住在邦西洪裏的人，都切切私議着。那寡妹到也我行我素，不肯因此稍斂些迹。

葉珪原爲的是錢，便設法要向那寡妹身上揩些油水。不道那寡妹對待葉珪，別的無微不至，惟有金錢問題，一些也不肯放鬆，不時還要葉珪替她買些香水脂粉之類。葉珪見不是生意經，心裏便淡了許多。那寡妹雖也覺得，却不肯輕易放過他，若是葉珪不過去，她便移樽就教，累得葉珪鞠躬盡瘁。

葉珪最後想：「和那寡妹結婚，金錢便可落在自己掌握之中；待到金錢用完，想個方法，和她脫離，好教她人財兩空。」想定主意，便先把那寡妹奉承一番，纔漸漸提起結婚問題。那寡妹笑道「結婚這件事，你也休想，我是抱不嫁主義的！況且你現在又沒有進款，那裏可以有家室之累？若是將來你要回國，我們依舊不肯分離，那時候再提起這事，也還未遲！現在得過且過罷！我們這樣要好，和結婚原沒什麼分別，只要大家不要三心兩意就是了。」葉珪怔了半晌，知是沒有希望，便不再說什麼。

齊巧那天邦西洪裏，新來了兩個住客，都是俄國婦人：一個看去已有七十餘歲，一個還只二十餘歲。當晚葉珪和他們同桌而食，那房主人替座上客介紹道：「這位是攷賓斯干夫人和小姐，是俄國的貴族

。又替座上客一一報了姓名。那老婦人甚是慈靄，向各人點了點頭。那年青的，也向各人報了一個嬌笑。

葉珪的座位，貼近那年青的，便細細的打量着。見她唇紅齒白，眉秀目清，豐容盛鬋，淡粧輕抹，當得起絕色二字，不由得多看幾眼。那寡妹見了，起先還祇冷笑着，後來不覺忿火中燒，推盆立起，急促的走出會食間。不要說那年青的俄國女子莫名其妙，就是同桌而食的，也參不透那寡妹忿然而才的意思。祇有葉珪知道她是起了酸素作用。若在昔日，或者稍有顧忌，現在却要利用這個機會，好和她斷絕關係。

當下葉珪裝做不知理會，反去和那俄國女子兜搭道：「姑娘的姓，怪難叫的，我現在又忘了。」俄國女子一笑道：「我姓考賓斯干，

名叫沙妮亞，你記不得我的姓，你就呼我的名罷！」葉珪道：「沙妮亞這個名字，甚是悅耳，我永遠不會忘記的！姑娘說得好一口法國話，不知是幾時學得的？」沙妮亞道：「我住了巴黎已是很久，約有三四年，在家的時候，原也學過一些。但是密歇也說得很好，又是那裏學的？」葉珪道：「我的法文，那裏比得上姑娘說得流利，此後姑娘如不討厭，到要常來請教請教！」沙妮亞道：「請教不敢，我最喜歡研究法國文學，密歇有興，不妨大家討論討論。」

葉珪道：「我也最歡喜法國文學，此外音樂也甚喜歡，可惜沒有門徑；姑娘于此道想有深造，可否指示一二？」沙妮亞道：「音樂雖曉得些，不敢說是深造，普通的「阿貝拉」，還可胡亂唱幾句，批露那也可彈幾曲。」葉珪道：「那就好了，吃了飯就請賜教一曲，不知

答應不答應？」沙妮亞望着那老婦人一眼道：「祖母夜裏睡得很早，我要和她作伴咧！」葉珪道：「無論怎樣早，斷沒有吃了飯就去安睡的。」

沙妮亞還沒有回答，那老婦人已聽見了，便道：「這位先生，既是喜歡音樂，吃了飯你就彈幾曲罷！我今晚精神很好，遲些去睡，也不要緊的。」葉珪道：「那更好了，夫人對於音樂，想也喜歡！貴國文化甚盛，人民都有美術的興趣！將來我來作個東道，請夫人們到大劇場去聽華格納的音樂何如？」考賓斯干夫人，最喜人家讚揚俄國，葉珪這幾句話，投其所好，不覺笑靨盎然，和葉珪談長道短，嘵嘵不休。待喝了咖啡，葉珪邀她們來至會客室裏，把批霞那拂拭一會，揭開了蓋讓沙妮亞坐下奏曲。

沙妮亞先奏了一曲波基尼的蝴蝶夫人。葉珪聽了道：「姑娘手法，固是熟極而流，但是那音調太悲涼了些，險些兒令我眼淚也流下來了！」沙妮亞道：「原來密歇這樣富于情感，音樂最易動人，到我奏得不是了。」葉珪道：「我雖不能聽淒涼之音，却很喜歡，姑娘如肯再賜一曲壯麗些的，那就感激不盡了！」沙妮亞依言，又彈了一曲樊田的茶花女。葉珪聽得心曠神怡，不覺拍案叫絕。

沙妮亞彈完，見她的祖母，坐在沙發上，兩眼惶惶，像要睡去的樣子，忙過來輕輕的叫了一聲祖母。那老婦人張開眼睛一望道：「上了年紀的人，究竟不濟，一靜下來，就沉沉睡去了。」沙妮亞道：「我們去睡罷。」沙妮亞便把那老婦人扶起，緩緩的走出會客間來。葉珪道了聲晚安，沙妮亞回眸一笑，指指會客室。葉珪會意，便也指

指沙發，又看了看手表，豎起二個指頭，沙妮亞點頭一笑。葉珪這纔重新蹣入會客室，任意取了一本笑報，坐下沙發翻閱。

約摸過了二十分鐘，沙妮亞果又來了，葉珪站起讓坐。沙妮亞道：「這樣早，教人那裏睡得着，所以再來和密歇譚譚，不知密歇有沒有公事？不要爲了我，就誤密歇的事纔好。」葉珪笑道：「不要說我原沒有什麼公事，就是有事，姑娘要和我譚話，我還敢把事放在心上嗎！」沙妮亞聞言，嫣然一笑道：「密歇這樣說着，到教我不好意思了！密歇來了法國，想是念書的？不知研究些什麼？」葉珪道：「我研究政治咧！姑娘剛纔說，來了法國，已有三四年，這三四年中，姑娘曾否回過故國？」沙妮亞搖搖頭道：「國破家亡，教我還回到那裏去。」說着，不禁唏噓欲絕。

葉珪道：「在理，我們初次認識，我不應問姑娘的家事；不過姑娘好像頗有深憂似的，令我甚是懸系。姑娘若是認我做個朋友，姑娘來巴黎的始末，可肯說給我聽？我們同是天涯淪落，應當同病相憐，姑娘說了，我決不傳出去的。」沙妮亞聽了，一陣心酸，不覺嚶嚶啜泣起來。慌得葉珪連忙湊近，問是那回事？不知沙妮亞答些甚麼？且待下回寫來。





## 第二十一回

憐新棄舊未免寡情

飛短流長誰能遣此

且說沙妮亞嚶嚶啜泣一會，見葉珪湊近着自己，百般柔順，千種溫存，心裏甚是感激，歎了口氣道：「這事說來話長，我來了巴黎三四年，那有人問及，自己也不高興提起；密歇這樣同情，我若是不說，不免辜負了密歇一番美意。可是說了起來，前塵影事，歷歷心頭，教我那得不涕泗交流呢！」說着，取出一塊絲巾，去拭淚痕。葉珪一旁瞧着，心裏十二分憐惜，要勸慰幾句，却不知從何說起。祇是

怔怔地望着。

沙妮亞這纔說道：「俄國革命，密歇想都知道，那般革命軍，真是慘無人道，凡是帶些貴族色采，不問平日爲人如何，便把他捉來鎗斃。所有財產充公，固不必說，妻孥連累，也不能倖免。那般亂黨，更是乘機姦淫擄掠，無端還要把宮室燒個淨盡。偌大一個俄國，遍地鬼哭神嚎，這種情形，比較迭更司在二城記裏所述的法國革命，仇殺貴族，還要兇酷十倍！我不幸生在那個時候，又不幸生在那時候的俄國，更不幸生在那時候俄國的貴族家裏！」

「我的父親，是世襲伯爵，平時却不參預國政。我的家裏，除父親以外，祇有龍鍾的祖母，和青年的我。我的母親，原是早已去世。當下父親見情形日趨惡劣，便把我們祖孫兩個，先送到巴黎。他自己

因有財產在着，不能脫離。滿望革命軍不至十分橫蠻，風潮一過，仍可重敘天倫之樂，所以死守着不走。不道我的父親，却因此送了生命！宮室器具，盡付一炬，細軟等件，多給亂兵搶去！那在我還祇十七歲，得了這個消息，哭得死去活來；祖母風燭殘年，更是不消說了。幸喜那時我們還攜得些珠寶在身，這幾年都靠着變換度日！現在又回去不得，將來山窮水盡，免不得要流落異域。我到還罷了，祖母已是七十開外的人，平昔又是奉養慣的，難不成也教她臨死受罪！所以這錦繡的巴黎，在我看來，却是遍地荆棘，來日大難，教我如何是好呢？」

葉珪聽着頻頻歎息，末了，兩目營營，像要一揮同情淚的樣子。二人默默一會，葉珪纔唏噓着道：「唉！姑娘這樣處境，就是鐵

石人聽了，也要替姑娘同聲一哭！還虧姑娘明達，凡事能想得透澈，從前的事，固不必去追悔，後來的事，也不必懸擬，現在如何，得過去處且過去便了！一個人誰沒有身世之感，姑娘還是幸運的，天賦了這般才貌，怕沒有垂青的人！將來嫁個如意郎君，還愁下半世不得受用嗎？」

沙妮亞聽到這裏，纔破涕道：「像我這般才貌，那裏有人肯垂青！況且婚姻並不是單獨的事，有時人愛我，我不愛人；或是我愛人，人不愛我；天下那裏有如意的事？我現在于世事甚抱悲觀，婚姻也不是例外！」葉珪道：「婚姻的事，不是我說着迷信話，是天定的。我們中國有句俗話，叫做有緣千里來相逢，無緣對面不相識；這個緣字，就是天意了。」沙妮亞道：「着着！人生的聚散離合，真是

說不定，譬如我和你，忽然能在第三國裏，敘譚于一室，雖是敘譚極平常之事，可是沒有緣來拉攏，聚談也不成的！」

葉珪道：「我們不但在一室聚譚，而且一見如故，若是沒有緣，決不能如此的。」頓了頓，又道：「承姑娘瞧得起我，把家事身世，都對我說了，我斗胆敢請姑娘認我做個要好朋友？」說着，深深的望着沙妮亞。待沙妮亞答應。沙妮亞道：「做個朋友，有何不可！」葉珪大喜，取了沙珪亞的手緊緊握着，說了句沙妮亞。沙妮亞一笑問道：「你叫我沙妮亞，我又叫你什麼呢？」葉珪道：「我的西名叫做維克多，你就叫我維克多罷！」沙妮亞又是一笑，叫了一聲維克多，俯下頭去，不肯再抬起來。

葉珪按了電鈴，吩咐侍女，端兩杯櫻桃紅白蘭地來，侍女應命而

去。二人又唧唧噥噥一會，侍女已把酒端了進來。葉珪站起接了，遞至沙妮亞面前。沙妮亞取在手裏，二人這纔互相注視着，碰了碰杯子。葉珪笑容滿面的道：「沙妮亞！請你不要忘記了今天的定交酒！」沙妮亞也柔聲道：「是的！維克多！你也不要忘記。」說着，二人都把杯子端到唇邊，一飲而盡。

正在這個當兒，那寡妹珊珊的走入會客室裏來，一見葉珪和沙妮亞握杯在手，冷冷的一笑，又惡狠狠的望了葉珪一下。葉珪不由得打了一個寒噤，搭訕着請那寡妹就座。那寡妹道：「多謝費心，我不敢坐，坐了要累你們沒趣的！」

沙妮亞不知就裏，笑道：「這位夫人，不要錯怪了我們，我們談的是規規矩矩的事，我和維克多……」說到這裏，連忙縮轉口道：

「我和葉君，還是今天第一次遇見咧！」那寡妹哼一聲道：「第一次遇見，維克多的名字就曉得了；若是第二次遇見，他身上幾根汗毛，你也數得出咧！」

沙妮亞聽得這幾句冷嘲熱罵的話，好像有意和自己尋釁的樣子，不由得大怒起來，然還按捺着性子道：「你說出這些話來，究竟是什麼用意？我是堂堂正正的姑娘，不由你侮辱的！」那寡妹哈哈大笑道：「俄國的姑娘，都是輕骨頭賤貨，一個盧布好買幾十磅咧！我侮辱你，還是看得起你；你不要神氣活現的，站在我面前現眼。」沙妮亞聽得發不是話，氣得要哭出來道：「我又不曾犯着你，無緣無故，和我尋釁怎的？我住了這裏，又不是不出錢的，你這樣侮辱我，我到要和你評個理呢！」



葉珪那時左右爲難，站在一旁，揉着手沒有法子。那寡妹又哼了一聲，猶笑着道：「你要評理，不必去找別人，你的維克多，到可說句公平話咧！」葉珪只得含笑說道：「二位都是誤會的，快不要爭論了！」那寡妹道：「人家或有誤會，我是沒有誤會的，你得了新的，就來欺負舊的，看我饒你？」說着，氣憤憤的，一屁股坐在沙發上。

沙妮亞道：「什麼新的舊的？這可把人糊塗死了！大家都是朋友，新的舊的，有什麼衝突？」那寡妹啐了一口道：「呸！你知道些甚麼？我和他豈止朋友，我管教他，自有我的理由！」沙妮亞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們倆是結過婚的，這到我的不是了！但是你的酸素作用，也甚無謂，因爲我和密歇葉，是客客氣氣的，既是你不放心你的丈夫和我說話，下次我避開些就是了。」說着，移步欲走。

葉珪聽那寡妹說出私情勾當，已覺羞慚；沙妮亞誤會了意，更是氣忿；若不表白幾句，便是自己默認了，將來說不定要有後患。想着，便望着那寡妹大聲道：「我和你是什麼關係？你到說個明白！」沙妮亞聽了這句話，便又停了步，看那寡妹如何回答。那寡妹跳起來道：「我們的關係嗎？問你自己便了！」葉珪道：「我和你不過是露水關係，你那裏干涉得我的個人自由？就是夫妻關係，你也不能侮辱我的女友。現在你既這樣潑悍，得罪了我，又得罪了我的朋友，從今天起，我便和你一刀兩斷！」

沙妮亞聽了，冷笑着道：「原來你們法國婦人，都是重骨頭貴貨，一個法郎不知有幾磅可買？我們俄國婦人，雖是輕賤，到不會做出這種不要臉的事，我再站會兒，剛纔吃下去的，多要嘔出來了！」說

着，移步，頭也不回的走出去了。

那寡妹氣得險些兒暈了過去，望着葉珪哇的一聲哭出來道：「我的面子，給你也剝盡了，我便死在你的手裏罷！」葉珪道：「你死是你的事，你也賴不到我的身上來，時候也不早了，我也沒有工夫陪你相罵，請你晚安罷。」說着，回至自己房裏，脫衣就寢。

不多會兒，只聽得門外有彈指的聲音，葉珪曉得那寡妹又來糾纏了，便裝睡不做理會。不料外面敲了一會，沒有答應，那寡妹便推了進來，開了電燈，挨近葉珪床邊。葉珪裝着呼呼入睡的樣子。那寡妹把葉珪身軀搖了幾搖道：「死人！我有話和你說呢！」葉珪這纔揉了揉眼睛，打個呵欠道：「什麼事，大驚小怪的，有事明天不能說嗎？」那寡妹道：「平常我要睡的當兒，你總要動手動脚的，鬧了一會兒纔

肯罷休，我從來不曾噴怪着你。今天我有要緊話和你說，你陰陽怪氣的，裝給誰看？」葉珪道：「以前的事，快不要再提，現在你有什麼話要說，儘管請說！」說着，坐了起來，取了一支香煙吸着，靜待那寡妹答話。

那寡妹也就坐下道：「今天我和那小妖精鬥了口，我和她勢不兩立，你有了我，就不准有她；有了她，就不要理我！」頓了頓，又道：「你今天挺撞我也夠了，究竟我和你不是泛泛的交情，鬧了會兒，也就罷了，那小妖精千萬不要再去理她！你若再去和她親近，教我那裏再說得響嘴！」葉珪笑道：「本來這是你的多心，我和她又沒有什麼關係，你又這樣輕嘴薄舌，後來自己反討了沒趣，何苦來呢？」

那寡妹道：「你們沒有關係，那我也知道，祇是我也有我的意思，男子們多是見一個愛一個的，若不是防患于未然，往後就不可收拾，你現在就不去理她罷！」葉珪道：「那到做不到，我和她做個朋友，是我的自由，要你干涉？我又不是你的奴隸？你說你和她勢不兩立，有了你就沒有她，有了她就沒有你。她的意思，我不知道，你要辦到這一層，也隨你的便，我決不來勉強你就是了。」

那寡妹聽到這一句，圓睜杏眼道：「你居然這樣沒有良心嗎？我和你數月來纏綿情愛，還敵不過你和她一夕的清談？不但使我對你失了望，就是對於普天下男子，也失了望！」葉珪道：「你既說我和她祇有清談，便談不到勢不兩立的話！你這樣強人所難，教我那裏答應得來？」那寡妹道：「我且問你，你究竟愛我不愛我？」葉珪道：「愛

你怎樣？不愛你又怎樣？」那寡妹道：「這還有疑問的麼，你祇要說你心裏要說的罷！」葉珪想了想道：「我從前原是愛過你的，現在就有疑問了！這個疑問，我自己也不知怎樣回答。」那寡妹溜了一眼道：「這個疑問，我替你回答罷，你還是愛我的。」說着，裝做坐不安穩，倒入葉珪懷裏去。葉珪猛把她一推道：「不要肉麻了，你替我回答的話，却和我心裏要說的相反。再老實說句罷，從前也不會愛過你，我和我的關係，原爲肉慾的衝動，現在連肉慾觀念也沒有了。」

那寡妹想不到葉珪這樣任情奚落，不由得老羞成怒，一頭撞到葉珪身上，放聲大哭起來。葉珪深恐哭聲震動了其餘的住客，便柔着聲道：「你且不要哭，我原是說着玩的。」那寡妹見葉珪轉了口風，便抽噎着道：「我雖是曉得你說着玩的，但是這種玩話，教我那裏咽得

下肚去！我此後不許你再說這種玩話，你可答應？」葉珪時那擁了那寡妹的身軀，想今晚這個糾纏，是免不了的了，且敷衍着再說。當下便裝出笑容道：「我答應，隨便什麼都答應，只要你不再亂嚷就是了。」那寡妹道：「你不說這種沒良心話，我還讓些什麼！」頓了頓又道：「你不愛我，也不向我求婚了！你沒有肉慾，也不……」說到這裏，覺着礙口，便抿嘴一笑。葉珪心裏雖是暗笑，却趁勢把那寡妹擁住，望後一倒睡下。那寡妹便也不再裝作，鑽到葉珪懷裏去親近。

葉珪心裏究竟不快，鼓不起興來，雖是並頭睡着，始終沒有動靜。那寡妹耐不住，便附着葉珪的耳，悄悄說了一句，又把葉珪身軀推了一推。葉珪笑道：「我們男子，比不來你們女子；你們女子，隨

便什麼時候，可以做女子的；我們男子，有時却算不得男子，這個你要原諒我的。」

那寡妹把身軀一扭道：「我不相信，你從來不曾這樣的，難道今晚就變得這樣快？」葉珪道：「這也怪你的不是，你不能鼓我的興。」那寡妹發着嬌嗔道：「胡說！我平時何嘗鼓着你的興來？你沒有心思罷了！」葉珪道：「着着！我今晚確是沒有心思，就是你有意思鼓我的興，我也鼓不起來；時候也不早了，我們還是靜靜兒睡瞇兒罷。」那寡妹聽到這幾句，猛把葉珪一推，嗚咽着道：「你剛纔說的現在連肉慾的衝動也沒有了，這句話到是真的！既是這樣，我還勉強你怎的？總怪我自己錯認了人。」說着，也不待葉珪回答，抽抽噎噎關着房門去了。



葉珪睡在床上，暗想她若是高傲的，明天便省了不少的糾纏；誠恐她要使着暗箭傷人的伎倆，來收拾我，那到不可不防。忽又想到沙妮亞，今天受了搶白，對於那寡妹當然銜恨刺骨，就是對於我也有了鄙夷不屑的神氣，明天到要想個法兒，去重修舊好纔是。胡思亂想了一回，也就朦朧睡去。

第二天吃晚餐的時候，仍和沙妮亞坐在一旁，不免說了些寒暄。沙妮亞只懶懶的答應。葉珪四下一望，只見那寡妹，問起房主人，說是今早到陀維爾海邊旅行去了。葉珪心下明白，不禁噓了一口氣。沙妮亞看在眼裏，抿嘴一笑。葉珪暗想，她還祇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咧，却喜現在已拔去了眼中釘，便可放胆進行，當下便即回報一笑。沙妮亞連忙別轉頭去，和她的祖母說着俄國話，不知談些什麼。那老

婦人目注著葉珪，悄悄推了沙妮亞一下，好像教她不要議論人家短長的樣子。葉珪乘勢和那老婦人兜搭。吃完了晚餐，沙妮亞同了她的祖母，回至房裏。葉珪得不到機會，去和沙妮亞譚心，也就罷了。

如是考過了幾天，沙妮亞看見葉珪，總是託故避去，給葉珪一個不瞅不睬。葉珪沒法，可是心裏還放不下沙妮亞這個人。那天葉珪從外面進來，聽得會客室裏琴韻悠揚，曉得沙妮亞在內玩弄，便躡着腳走進去。只見沙妮亞一個人，坐在批霞那旁邊，目送手揮，極自然之致。身上穿着白色的衣服，配着金黃色的頭髮，飄飄欲仙，有如天上安琪兒一般，把葉珪看得呆了。

沙妮亞彈完了一曲，回過臉來，見是葉珪，便站起身來要走。葉珪道：「我又不曾得罪姑娘，姑娘這幾天看見了我，總是待理不理

的；那天我們談得好好的，都爲了那房主人的妹子鬧壞了，真是那裏說起！」沙妮亞道：「那天我原也不好，不曉得你們有這會事兒；我今既已答應了她，不再和你交談的話，我當然不能自食其言；密歇要和我做個朋友的美意，只好辜負了！」葉珪道：「原來爲這件事，她現在已他去了，姑娘還要忌她怎的？」沙妮亞正色道：「這到不是這樣說的，我既已說了，便不肯反悔，她在不在到不成問題。」

葉珪道：「那天姑娘去後，我和她搶白了一陣，她自覺沒趣，第二天就走了。其實我和她，又沒有特殊的關係，對於姑娘，也沒有非分的希望，我仰慕姑娘的品學，只想和姑娘討論討論，姑娘絕我太甚，反嫌落着痕迹了！」沙妮亞道：「我們談談，原不要緊，給你心上人瞧見了，又要鷄毛當作今箭，那又何苦來呢！我們不久便要搬

開，何必貽人口實？」說着，便又要走開。葉珪急道：「你們又要搬到那裏？邦西洪還不是一樣的嗎？」沙妮亞道：「這是祖母的意見，她老人家這幾天很不自在咧！」剛說到這裏，忽見房主人走了進來，沙妮亞乘機回去。葉珪呆呆的站了一會，倒在沙發上歎氣。

葉珪當晚便沒有見沙妮亞和她的祖母到會食間裏來，心裏正在疑惑。祇聽見一個住客向房主人說道：「我的隔鄰俄婦，今天病了，哼哼的響着，來勢甚是不輕，莫不要是猩紅熱？這到是很危險的！」一個美國婦人接着道：「這幾天在巴黎猩紅熱甚是流行，傳染又速。這個老婦，到不可不教她搬出去呢！」那房主人道：「她害的未見得是猩紅熱，況且她們已付了一個月的房金，我那裏可以攬她出去？」那美國婦人道：「平時固是不可以的，但是害了危險症，就又當別論了！」

你若是捨不得幾個房金，我們將來沾染了，這個風險，你可担擋得起嗎？」那房主人沒了話說，只得答應去和她們商量，教她們明天搬到醫院裏去。

葉珪聽了，甚是替那機關老婦不平，吃完了晚餐，便走至沙妮亞房間，輕輕的彈了一下。沙妮亞應聲開門出來，見是葉珪，到呆了一呆。葉珪見她蓬鬆着頭髮，兩隻眼睛腫得像胡桃般大，也怔了怔，便問她的祖母病勢如何了？沙妮亞搖搖頭道：「來勢不輕呢，不知此地可有好的醫生？密歇可能介紹一個？」葉珪道：「好的醫生，巴黎多着呢，不過出診很貴罷了！」沙妮亞道：「幾個錢的事，到還罷了，究竟性命要緊！」

葉珪想了想道：「我剛才聽見住客們商量，要攆你們出去，我

看還是把你的祖母送到醫院去住罷！那邊服侍也週到些。」沙妮亞聽了，眼圈一紅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既是這樣，密歇可知道附近的醫院，此時可送去嗎？」葉珪道：「附近有個聖可老醫院，我的朋友在那裏見習，我替你打個電話去，教他們送部救護車來可好？」沙妮亞點點頭道：「多謝費心！祖母此時好像失了知覺似的，我也不去問她了。」

葉珪當下打了一個電話，不多一刻，救護車來了，那老婦人便由看護婦抬入車內。葉珪雇了一輛街車，要送沙妮亞同至醫院。沙妮亞正當心緒紊亂之際，也不推辭。住客們見了，個個稱讚中國人任俠仗義。葉珪送到醫院，那醫生趕忙診治，搖搖頭像甚是棘手手的樣子；沙妮亞要住在院裏看護祖母，醫生不許，祇得和葉珪回來。

第二天早晨，來至樓下，葉珪已候在門外，仍要陪沙妮亞前去。

沙妮亞遜謝道：「昨天已多擾了密歇，今天那裏再好相煩！好在今天我已知道那個所在，密歇的盛意，心領罷了！」葉珪很懇切的道：

「沙妮亞！快不要如此，患難時候，全賴朋友相助，你這樣遜謝，到是見外了。」沙妮亞低了頭，想了會兒道：「你肯同去也好，只是我

心中甚是不安！」葉珪道：「說這種話做甚？」說着，便奔至街上，雇

了一輛馬車，招招手呼着沙妮亞。沙妮亞聞呼，隨即趕至，斜轉着秋

波一笑道：「維克多！多謝你了！」葉珪那時心花怒放，先把沙妮亞

扶入車內，自己也一躍而上。不多一會兒，便到了醫院。沙妮亞和葉

珪奔至她祖母的病房，只見看護婦衝了出來道：「姑娘來得正好！老

太太要不好了！」沙妮亞聞言，不顧三七廿一，推開看護婦，直衝進

去；見她的祖母，已直挺挺的睡在床上，眼皮開闔，嘴唇顫動，只有

一口氣還不曾咽下去。沙妮亞見了這個情形，便抽噎着哭起來。可是這一哭，把她祖母的一口海底痰，就哭送下去。只見那老婦人眼皮往上一翻，牙關一咬，跟她的兒子到陰間和那革命軍算賬去了。沙妮亞那時只有哭泣的分兒，還是葉珪有主見，和醫院裏的人說了，託他們代辦身後一切，又請了一個神父來做禱告。諸事完畢，纔把那老婦人入了殮，送到公墓裏去安葬。

沙妮亞回至邦西洪，又整整的哭了一天。第二天在會食間裏，遇見葉珪，不免說了許多多謝照拂的話。葉珪見她穿着一身玄裳，把一個羊脂般的白膚，映顯出來，更覺動人。葉珪便約她下午同去盧森堡公園散步。沙妮亞想了想，也就點頭答應。

到了四點鐘，葉珪已在公園門首相候。過了會兒，沙妮亞纔姍姍



的來了，雖是淡粧素服，收拾得甚是整齊。葉珪攜手入內，沙妮亞並不推拒。二人且行且談，漸漸行至噴水池旁邊。園中遊人，見他們親密的情形，個個都要注目而視；有同伴的，還要附耳私議着。葉珪揀個綠陰深處，和沙妮亞並肩坐下，笑着遊人道：「他們深深注視，還道我們是夫婦倆咧！」沙妮亞笑道：「你又不是他們，那裏這樣武斷？」葉珪道：「不是我武斷，他們見了男女形迹密切些，便想到愛情上去！」沙妮亞道：「一起兒在公園裏散步，便惹人注意，那也無怪那天那房主人的妹子撻酸了！其實祇要我們心地坦白，外界的議論，任他怎樣便了。」

葉珪道：「你能這樣想就好，此後我們的交情，纔不致因第三者而決裂了。」頓了頓又道：「我生平朋友也不算少，像你這樣的人，

可是沒有。我對於你，完全是仰慕，有時過分了些，請你不要見怪纔好。」沙妮亞歎了口氣道：「我雖是活到二十二歲，外界的接觸甚少，平時有祖母監視着，不要說不會有什麼男朋友，就是女朋友也絕無僅有；我所謂朋友，是夠得上交情的人而言。我現在是個畸零的人，誰還肯來將護我！此後的歲月，真是枯寂無味！所以想找件事做做，書記也好，商店裏的夥計也好，祇要有事可幹，愁緒便不致紛至沓來了。」葉珪道：「你的遭遇，固是可憐！但我在着一天，我決不使你受人家的委屈。你若是嫌生活枯寂，我閒下來的時候，便來陪你談笑。我們同是畸零的人，既做了朋友，便不要拘什麼形迹，你想可對？」沙妮亞點點頭。

葉珪見已是五點鐘，便請沙妮亞去吃茶點。沙妮亞含笑答應。二

人便緩步行至一個咖啡館裏，吃了些茶點，便漸漸的談到藝術上去。  
葉珪把中國的藝術稱揚一番。沙妮亞道：「我于中國的藝術，生平不曾寓目，不敢下個批評；西洋的藝術，隨時代爲變遷，種種家數，不是門外漢所能領略的。我們有暇的時候，到廬佛博物院去賞鑒賞鑒可好？」葉珪道：「那好極了！對美人看名畫，是人生難得的樂事。」沙妮亞笑了笑，也不說什麼。

吃完了茶點，二人便又步行回去。當晚葉珪請沙妮亞到自己臥室裏去坐，說有中國畫給她瞧。沙妮亞胸懷坦白，便隨了葉珪進去。葉珪果然搬出許多珂羅版印的中國名畫集。她妮亞一張一張的翻閱，葉珪在旁說明每張的意境和派別，沙妮亞在了解不了解之間，看完了畫，便告辭出來。却巧和同住的美國婦人撞個滿懷，沙妮亞道了歉。

那美國婦人惡狠狠的望了沙妮亞一下，又去看沙妮亞出來房間的號數，曉得是中國人葉珪住的臥室，便冷笑一聲走開。

第二天吃中餐的當兒，那美國婦人便和房主人譚起道：「俄國人真不知廉恥，自從行了赤化，遍地都充滿了俄國人，男的非偷卽盜，女的非優卽娼；這種人真是社會之蠹，我們要設法驅除她纔好。」房主人摸不着頭腦，祇得唯唯的敷衍着。沙妮亞聽了，已是氣得說不出話來。

葉珪瞧在眼裏，也爲之氣忿不平，便向着那美國婦人道：「無論俄國人怎樣，夫人不能在俄國人面前，說俄國人醜話，夫人難道不曉得考賓斯干姑娘是俄國人嗎？」那美國婦人冷笑一聲道：「我若是沒有目睹的事，那裏敢說這種的話？」又指指沙妮亞道：「她若是沒有

幹得沒廉恥的事，爲何自己不起反抗，到要你替她來聲辯？老實說罷，昨天晚上的事，我多瞧在眼裏，你替她聲辯，你自己也担了不是咧。」

沙妮亞不待她說完，喘着氣道：「昨天晚上，你瞧了些什麼？莫非你見我從密歇葉的房裏出來，便想我和他有了曖昧？這種誣鱗，我是不承認的。」那美國婦人道：「誣鱗二字，我可担当不起，你承認不承認，到不生問題。好在局內的事，我不曾瞧見，也不敢說什麼。總之，一個青年女子，深更半夜的，和單身男子在一起，不但說我們美國人看不在眼裏，恐怕世界文明國，也沒有這個規矩的。」這幾句冷嘲熱罵的話，不但把葉珪和沙妮亞怔住了，連同席的人，也望着二人愕然，好像沙妮亞確已和葉珪生了秘密關係似的。

當下葉珪也顧不得什麼，狠狠的望着那美國婦人道：「考賓斯干姑娘昨晚會在我的房裏坐了會兒，規矩不規矩，我們且不要去說他，你是甚麼人？來干涉我們的自由？況且你曉得我們倆的關係嗎？我們倆原已訂了婚的，未婚夫婦，聚在一起，難道也給人笑話不成？」那美國婦人聽了訂婚的話，不覺怔了一怔道：「若是已訂了婚，那是又當別論；不果這個婚約，考賓斯干姑娘承認不承認呢？」

沙妮亞那時受了侮辱，已哭得淚人兒一般，今見那美國婦人緊迫一句，不由倒豎峨眉，厲聲說道：「我爲什麼不承認？難道他說的到是謊話？我們的訂婚，未見得要來通知你不關痛癢的人？」那美國婦人到此，方纔懊悔自己的話說得過甚，只得不作聲，去喝水吃麵包。

葉珪望着衆人道：「今天諸位在座，我到要求諸位說句公話，我

的未婚妻，受了他人侮辱，我決不干休的。但是如何和侮辱我未婚妻的人交涉，也請諸位說一句！」衆人都沒有什麼話說，祇有那房主人笑着道：「在她不曉得你們已訂了婚以前，她所說的話，算不來侮辱；現在既已說明了，大家多出於誤會，住在一屋子裏的人，也不必互相爲難，還是少說一句罷。」葉珪道：「你也這樣說着，我們還在這裏住得下去嗎？我們明天就去另找房子，也好教高貴的美國婦人耳目清淨。」說着，站起身來，把食盆一推，拉了沙妮亞回至自己房裏。沙妮亞只得跟從走入房裏，不由得伏在葉珪懷裏大哭起來，弄得葉珪驚喜交集。欲知後事如何？且待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二回

海闊天空郎情如水

形單影隻妾願化煙

且說沙妮亞伏在葉珪懷裏大哭，弄得葉珪又驚又喜。驚的是方纔扯了一個謊，雖暫時把圍解去，沙妮亞要怪自己魯莽，恐怕免不得一番抱怨。喜的是沙妮亞依在自己懷裏哭泣，足見對自己已有了意，當下忐忑一會，想不出安慰的話。過了會兒，還是沙妮亞拼出一句來道：「現在教我怎樣呢？」說了一句，又哭泣起來。葉珪道：「還有什麼怎樣，我們明天搬去便了！」沙妮亞道：「方纔說的訂婚的事，



你扯了謊，我也扯了謊；你扯謊自有你的用意，我也諒解，我扯謊也有我的理由，一則保全了你的面子，二則遮掩了我的羞恥。但是這個謊可瞞他人，瞞不過我們自己！此後你願你的，我願我的，快不要再來和我糾纏。」說着，推開了葉珪，往沙發上坐下。

葉珪聽到末了，祇叫了聲沙妮亞，便不往下再說，兩隻眼睛注定了她的面上，一瞬也不瞬。沙妮亞見葉珪這種情形，心中不覺一動，便道：「你有話儘說便了，不要吞吞吐吐的！」葉珪忽然撲的跪下道：「我愛你，我們就訂了婚罷！」沙妮亞道：「你且起來，訂婚的事，也要從長計議，你貿貿然向我求婚，是不是爲顧全始終的意思？這種弄假成真的勾當，于我們倆都不好的！」

葉珪道：「我愛你的熱忱，已非一朝一夕的了，只是你天仙化人

似的，我始終沒有勇氣敢向你開口；今天有了這個機會，纔顏靦的說了，請你也切實的回答我一句。」沙妮亞默默半晌，纔道：「維克多！我也愛你的！」說着，去攙扶葉珪起來。葉珪趁勢把頭俯到沙妮亞的膝顛上，將纖纖玉手，吻個不住。沙妮亞閉了眼，任葉珪溫存。半晌，纔把葉珪的頭，扳了起來，看了會兒，不由的俯下唇去，接了個吻。葉珪祇說了個我的安琪兒，便擁住沙妮亞不放。

又是半晌，沙妮亞道：「我們雖是訂了婚，却不能同住在一起的！結婚手續，也須些時日，你想怎樣辦呢？」葉珪道：「我們訂了婚，難道和結婚有什麼分別嗎？我今天寫信去通知父母，并且求他們匯些錢來。結婚舉行之後，我們便可到瑞士去度蜜月。現在我既已和房主人決裂了，勢不得不搬出去；若是兩人分住，提心吊膽的，也不

是事。還是租個公寓，我們就成起家來，不但較為便利，也省了許多的錢！」

沙妮亞道：「我已是你的人了，你要怎樣辦，就怎樣辦罷。」葉珪喜得直跳起來，又任情把沙妮亞狂吻了一會，纔道：「我們既已說定了，今天先要去找個公寓，你也能回去嗎？」沙妮亞微微一笑道：

「你找了來，還不是一樣的嗎，要我同去做甚？」葉珪道：「吾愛的，你可憐我些罷，我現在一刻沒有了你，魂靈就少了一些似的！況且這個公寓，你也要住的，你更不得不同去一看！」沙妮亞笑道：

「既是這樣，我就和你同去一趟也好！」說着，推開了門，走到自己房裏，換了一身衣服，戴上一頂帽子，興匆匆的挽着葉珪的臂走出來；打從會客室門外經過，見裏面坐了不少的住客，交頭接耳，不知

譚些什麼，二人也不去理會。

走到門外，葉珪喚了一輛馬車，教向阿端伊區進發。問了幾家，果然找到了一個公寓，房租也甚便宜，一共四間，祇要四百法郎一月，沙妮亞甚是合意，葉珪便把定洋付下。

當晚二人就在萬花樓吃了晚餐，又在樓上的波士格酒排間跳舞，待到十二點鐘以後，方纔興盡回去。

第二天早晨，葉珪向房主人付清了一切，又要替沙妮亞開銷。房主人回說，沙妮亞早已付過了。葉珪把衣服書籍等，整理一下，待沙妮亞還不會來，便到她的房間彈着指。只聽得裏面嬌滴滴的說聲「盎脫雷。」葉珪推門進去，見沙妮亞蹲着身子，正在收拾皮篋，地上還攤了不少零星小件。沙妮亞聽見開門聲音，早已回過頭來，見是葉

珪便霍的立起，張開兩臂來撲葉珪。葉珪也滿面春風的緊湊上去，嘴裏不住的喊着「搬些的。」二人擁吻了一會，沙妮亞溜了一個媚眼笑道：「維克多！我好快活啊。」葉珪也笑了笑，催沙妮亞趕快料理。沙妮亞道：「你既要我趕快，你不要站在這裏；有你站着，我永沒有心思的！」

葉珪聽了這句甜話，不禁又去拉她的手，微笑着道：「我的沙妮亞！這樣的愛我嗎？」沙妮亞橫了一眼道：「剛纔催着我收拾，現在把我的手拉住了，教我怎樣收拾呢？」葉珪道：「我們親近會兒再收拾罷！」說着，把沙妮亞擁到懷裏。不料脚跟給皮篋一絆，二人站立不穩，雙雙倒在地上。幸喜地上鋪着很厚的地毯，倒下去到不覺得什麼。葉珪趁勢把沙妮亞滾做一堆，親親熱熱的溫存一會。沙妮亞覺着

不好意思，推開葉珪，坐了起來，又去收拾衣籠。葉珪也湊近去道：「我來幫你收拾罷！」說着，便也動起手來。

不多一會，一切都已收拾停當。葉珪去雇了一輛街車，吩咐車夫，把大件行李先搬運下來，小件的自己和沙妮亞提在手中。看看沒有遺下了，便擁着沙妮亞走入車內，開到阿端伊區新屋。那邊的門房夫婦，便來幫助搬運一切。葉珪先打發了車夫，又賞了那門房十個法郎，門房不住的稱謝。

葉珪見那房子已打掃得甚是乾淨，床桌櫈椅，也應有盡有，便和沙妮亞一一佈置了。這一來，已是下午二點鐘，他們還沒有吃着中餐。葉珪笑道：「今天這樣勞碌，把最要緊的一件事也忘了！」沙妮亞笑道：「你還忘了甚麼？」葉珪道：「我們既已成了家，難道還天

天跑到外面去吃飯嗎？」沙妮亞道：「誰叫你到外面去吃飯呢？」葉珪道：「沒有侍女，那個來料理一切？」沙妮亞笑道：「烹飪一項，我還担任得來，我們還要用什麼侍女呢？」葉珪道：「看你不出一個嬌怯怯的少女，到有這許多本領，但我那裏捨得你去做這種工作！」沙妮亞道：「有了一個侍女，便多許多開銷，我做得來的事，還是省了罷！」葉珪道：「烹飪也不是容易的事，你又不曾學過，不要爲了省幾個錢，委屈肚子纔好！」沙妮亞道：「那你也太藐視我了，別的不我不敢說，普通的飲食，也還料理得來，你放心便了！」

葉珪道：「就是烹飪你自己幹得來，其餘的瑣事，你也幹不了許多；我是無能之徒，又幫不來你的忙，還是用個侍女妥當些！」沙妮亞道：「其餘的瑣事，更不成問題了，我平日原也料理慣的，不致因

多了你一個人，便做不了！」頓了頓，又道：「蒙舍利！我也曉得你爲着疼我，要雇用一個侍女；但是我們既做了夫婦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，現在我們異鄉作客，應當省吃儉用；萬一有了週轉不靈，和那個去呼籲呢？」

葉珪道：「你居然想得這樣周到，我反覺慚愧了！今天諒也來不及自己烹飪，我們還是外面胡亂吃些罷！晚上是我們的紀念日，雖是沒有什麼鋪張，我們自己慶祝慶祝，是少不來的。」沙妮亞笑道：「你預備怎樣慶祝呢？」葉珪道：「這個隨你的主張！」沙妮亞道：「到外面去，似乎太喧雜，還是在家裏，自己快樂快樂罷！」葉珪道：「在家裏慶祝，雖也很好，但是晚餐問題，怎樣解決呢？難不成，第一天就教你去洗手作羹湯嗎？」沙妮亞道：「第一天和第二天，有什



麼分別？正惟是第一次，我們應當要感到一個家庭的快樂！現在我們先去吃些冷食，吃好了，置辦些應用的器具，再買了些酒菜，今天晚上，保你吃得舒舒服服，比較到大旅館裏還吃得開心！」

葉珪笑了笑，便替沙妮亞找了帽子，攜着手一同出去。胡亂吃了一些，果然置辦了許多應用什物，回來已是五點鐘。沙妮亞罩上了一件白布的長背心，匆匆的走入廚下去料理一切。葉珪也要進去幫忙，沙妮亞推他出來道：「你不要進來，你聞飽了要吃不下去的！」葉珪笑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你怎樣呢？難道聞不出來的嗎？」沙妮亞道：「我聞慣了，是不同的，況且你站在一旁，又要肉麻，害得我手慌腳亂，還是安安穩穩的，去幹你的正事罷！」葉珪道：「我沒有什麼正事！」沙妮亞道：「沒有正事，休息一會也好！」葉珪道：「你不休息，我

也不休息的。」沙妮亞笑道：「這又算什麼呢！也罷，你先去替我把買來的刀叉和檯布，在會食間裏佈置好了，再來幫我的忙罷！」

葉珪這纔走出灶間，遵着沙妮亞的吩咐，來佈置會食間。收拾好了，葉珪覺得疲倦，便倒在沙發上，吸着香煙休息。吸了一支香煙，葉珪又跑到灶間，見灶間的門，依舊關着，却聽見裏面烹菜的聲音，一股菜香，鑽入鼻子管裏，不由得葉珪饑涎欲滴。葉珪忍住了，輕輕的彈着門。裏面沙妮亞笑着答道：「你且慢進來，待我預備好了一切，你來搬取罷！」

葉珪沒法，只得窺回會客室裏，躺在沙發上閱書消遣。只看了一章，沙妮亞笑眯着眼進來了，葉珪便要上去摟她。沙妮亞道：「今天雖是我們自己慶祝，形式不可不具的，我們還換上了衣服可好？」葉

珪拍着掌道：「我也這樣想，我們現在就換上罷！」沙妮亞道：「現在還祇六點鐘，晚餐還早咧！剛纔不會買着酒，你去買瓶上好的「稍丁」罷！」葉珪笑道：「我真糊塗了！酒固不會買，杯子也不會想到，我現在就去還來得及；不過我去了，你一個人不嫌寂寞罷？」沙妮亞笑道：「你不要婆婆媽媽的，我還有我的預備咧！」

葉珪笑了笑，就帶上帽子出去，剛要開門的當兒，忽又跑回來，向着沙妮亞笑道：「我忘了一件要事，究竟初次成家，行不慣這許多規矩！」沙妮亞聞言，嫣然一笑，湊近葉珪，讓葉珪來吻。葉珪親親熱熱的吻了個暢快，纔放了手，開門出去。

不一會，葉珪買了回來，却不見沙妮亞。尋至臥室裏，見沙妮亞的衣服，堆在一起。葉珪明白沙妮亞正在浴室裏洗澡，便奔至浴室的

門外，喊着沙妮亞，却没有沙妮亞回答，祇聽得浴室裏放水的聲音。

葉珪隔着門道；「酒已買來了，你就出來罷！」沙妮亞仍不做聲。葉

珪沒法，走入灶間看了看，見一隻紅燒鷄，熱騰騰的放在灶箱裏，下面的煤火，還微微的熱着。」便又走至浴室門外，裝做着急的口吻

道：「你再不出來，那紅燒鷄要焦頭爛額了！」果然沙妮亞吃了一驚，

急道：「你快把那鷄取了出來，不要再爛在灶箱裏！」葉珪道：「這

個我做不來的，非你親去料理不可。」沙妮亞道：「這個做不來，你

把煤火熄了罷！」葉珪道：「那更幹不來了。」

沙妮亞沒了法，只得拭去了身上的水，披了浴衣，開門出來。不

料給葉珪攔住了，不肯放手。沙妮亞道：「快不要胡鬧，讓我料理灶

間要緊！」葉珪笑道：「老實說罷，鷄還沒熟呢！」沙妮亞不信，摔

脫了葉珪，匆匆的奔入灶間。葉珪趁此走入浴室裏，把門向內關上了，脫去衣服，自己也洗起澡來。

待至沙妮亞回來，見門關着，曉得葉珪在內，便笑道：「你這個鬼靈精，掉得好大的鎗花，現在你且出來，讓我洗完了澡，也是吃晚餐的時候了！」葉珪道：「我現在也洗着澡呢，你若肯進來，我是絕對歡迎的！」沙妮亞聽了，啐了一口，便回至臥室，又把身上細細的拂拭一番，打開衣箱，把所有衣服，一件件放入衣櫥裏。

正在那時，葉珪已洗完了澡，進來了，見沙妮亞還不會穿上衣服，便涎着臉去親近。沙妮亞推開，橫個白眼道：「有你的，終有你的，這樣情急算什麼呢。」沙妮亞說時，冷若冰霜。葉珪曉得不易相惹，只得一笑而罷。

沙妮亞開了櫥門，指着櫥內懸掛的衣服道：「今晚你歡喜我穿那一件？」葉珪瞧時，見櫥內衣服有十來件之多，五顏六色，都是上好質料，便道：「這幾件衣服，我從來不曾見你穿過！」沙妮亞道：「我從前穿給誰看？現在有了你，我不得不爲悅己者容了！」葉珪心裏甚喜，指着一件綠色的道：「就是穿這件罷！綠是希望的表示，我們此後有無限的希望呢。」沙妮亞點點頭，取下了衣服，要葉珪暫時躲避。

葉珪道：「你要我穿那種禮服，燕尾服還是「司摩更」呢？」沙妮亞道：「我已替你收拾好了，襯衫領帶，都已預備着。說着，開了另一個衣櫥，指給葉珪瞧。葉珪見是「司摩更」，便取在手裏道：「你這樣細膩熨貼，我今天纔覺得有家室的快樂。」沙妮亞嫣然一笑道：「

這是做婦人的分內之事，說不到熨貼的話。」說着，把襯衫等檢了出來，放到會客室裏道：「你到這裏來換上罷！」葉珪依了。

沙妮亞這纔回到臥室，穿好了衣服，悄悄的掩至廚房裏，把燒好的菜，一盆盆的端到會食室裏。又到浴室裏把頭臉端整一番，這纔推開了會客室的門，笑嘻嘻的說句「密歇安舍未。」葉珪那時剛穿着舒齊，見沙妮亞花枝招展的站在面前，便迎上去，挽了沙妮亞的臂，走入會食室裏。一眼瞧見桌上燒着一對蠟燭，杯盤羅列，刀叉齊整，望了望沙妮亞，現出感激的樣子。沙妮亞一笑，葉珪把椅子一移，讓沙妮亞坐下，這纔自己也對面坐下。

沙妮亞揭開了蓋，先倒了兩碗湯。葉珪喝了，甚是有味，贊不絕口。沙妮亞正襟危坐，言笑不苟。葉珪還道她心有所感，想說幾句引

逗她說笑，便嗤的笑道：「我們今天這個把戲，好像拍影戲似的，到玩得開心！」沙妮亞忽的沉下臉來道：「你道這是把戲嗎？你也太沒有誠意了！」葉珪知說錯了話，只得陪着笑道：「原是說着玩的，你快不要多心！」沙妮亞這纔不說什麼。

葉珪受了這頓教訓，出言格外當心。吃完了湯，沙妮亞把一只全鷄對分了。葉珪倒了兩杯酒，送到沙妮亞唇邊道：「吾愛的！祝我們的快樂。」沙妮亞笑了笑，點了點頭，一飲而盡，兩眼望着葉珪，似有無限深情！葉珪湊過去吻，沙妮亞也湊上來一笑。二人又吃了一會，方纔吃完。

葉珪和沙妮亞把杯盤收拾了完畢，纔攜着手，走入會客室裏，並坐在沙發上，輕言密語。忽然葉珪告了個罪，回至臥室裏，打開皮



簾，取出一個戒指，掩抑着走到會客室裏，望着沙妮亞跪倒，把沙妮亞的手，吻了吻，便將戒指套上去。沙妮亞笑迷迷的，也跪下來，擁了葉珪的頭頸，吻個不住。葉珪趁勢道：「今天我們辛苦了一天，很覺着疲乏，我們還是早些睡罷！」沙妮亞道：「也好！你先在此坐會兒，我把被褥收拾好了，再來通知你。」說着，站起走入臥室。

那床原是二隻的和合床，沙妮亞收拾一番，纔笑嘻嘻的來問葉珪道：「兩隻床我都收拾好了，你喜歡睡在那隻就在那隻？」葉珪笑道：「我要睡在你睡的那隻咧！」沙妮亞道：「兩隻我都沒有睡過，什麼是我睡的呢？」葉珪道：「你睡到那隻，我也睡到那隻。」沙妮亞道：「那不行！我們還沒有正式給過婚咧！你不要癡心妄想，快自己去瞧瞧罷。」說着，把葉珪推入臥室裏，自己却去了浴衣，又到浴室

裏去了。

葉珪無奈，只得先脫了衣服，換上「派茄麥」，揭開被頭睡下去。約摸過了半個鐘頭，方見沙妮亞披着一肩金黃頭髮走進來，身上也只穿了睡衣。一眼瞧見葉珪還開着眼，笑道：「我去了這許多時候，你還不曾成睡嗎？」葉珪道：「你不來，我那裏睡得着！……吾愛的！你今晚美麗極了！」沙妮亞道：「剛纔說着疲倦，快不要再閒談了！靜下心來，睡得着快些。」說着，把電燈開關一按，全室頓時成了黑暗世界。

葉珪道：「且慢着熄燈，我還要賞鑒賞鑒呢！」沙妮亞笑道：「你說我美麗，多賞鑒了，累你又要胡思亂想，更睡不着了！」葉珪道：「吾愛的！你也睡在我的床上罷！」沙妮亞道：「這個你休想；我剛

纔已對你說過的了！」葉珪道：「你不肯睡在我的床上，我便過來！」沙妮亞道：「不要胡鬧，你睡過來，我就立刻讓你。」葉珪沒了法兒，只得道：「吾愛的！你放心罷，我不來擾你就是了！你快睡下來，受了寒不是玩的。」沙妮亞格格的道：「我早已睡下了。」葉珪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我願你晚安罷！」沙妮亞柔聲道：「我也祝你晚安！」

靜了會兒，葉珪又道：「夫婦之間道晚安，難道不接吻的嗎？」

沙妮亞笑道：「你要接吻，我給你一個罷！」說着，果然黑暗中湊過頭來。葉珪趁勢接住不放。沙妮亞掙扎了一番，居然掙脫了，又是一陣吱吱格格。葉珪道：「黑暗中我雖瞧不見美麗的臉，可是你身上的香味，送到我鼻管裏，心裏一蕩，教我那裏睡得着！」沙妮亞道：「不要胡說，我怎樣睡着的呢！」葉珪道：「你也不會睡着！」沙妮

亞笑道：「現在我就睡着了！」葉珪也笑道：「我不信你能睡着這樣的快！」說着，却沒有沙妮亞的回答。葉珪曉得她裝着假睡，心裏正想着方法去揭破她，不料沙妮亞竟鼻息沉沉，像是果然入睡的一般。葉珪且不去驚動，也裝着假睡，呼呼的響起來。

過了半個鐘頭，葉珪聽沙妮亞沒有動靜，想是果然睡着，便悄悄的揭開被頭起來，取出一隻手，攜電燈。又恐燈光射到沙妮亞身上，把她驚醒了，將燈頭裹紮起來，這纔開了電。注目瞧時，見沙妮亞正側着身，沉沉的睡得有趣。葉珪情不自禁，也顧不得什麼，揭開沙妮亞的被頭，輕輕的睡下去，幸喜不曾把沙妮亞驚醒。過了會兒，沙妮亞一轉側，葉珪便擁入懷裏不放。沙妮亞到此，無可如何，也不知心中是喜呢，是悲呢。

過了會兒，沙妮亞起來，開了電燈，望着葉珪落淚。葉珪大驚，霍的從床上跳起來道：「吾愛的！你恨我嗎？」沙妮亞搖搖頭道：「吾愛的！我愛你咧！但是我們還沒有經過結婚，我就順從了你，你也輕視我嗎？」葉珪把沙妮亞擁到身上道：「吾愛的！快不要說這些話，我愛你比較愛我自己還要密切！我此後活了一日，便有一日的樂趣，這個樂趣，都是由你產生的！若是沒有了你，就沒有了我！吾愛的！我情愿做你的奴隸，晝日竟夜的服侍你！」沙妮亞聽了這幾句甜言密語，心裏又不知是悲是喜，祇把葉珪吻個不住。二人又互相溫存一會，纔熄燈安息。

自此以後，二人更加密切；沒事的時候，就是在日中，也要閉了房門，切切私語一番。葉珪上課去的時候，沙妮亞也隨了去聽講，有

時就在咖啡館用了中餐，方纔回家休息。葉珪自和沙妮亞同居以後，朋友處便都疎了形迹，咖啡館跳舞場，也絕跡不往，偶然去看看戲，也是沙妮亞同去的。朋友們得了這個消息，又見沙妮亞天仙化人似的，那個不羨慕着他的豔福。不料甜密的光陰，還沒有過盡，葉珪忽然病了。沙妮亞小心服侍，自是不消說得。

那時葉珪的錢，多已用罄，官費又接濟不着，醫藥之費，一時無處張羅。沙妮亞因葉珪熱度甚高，神志不清，不肯把這些事去絮聒他，便設法把餘剩的首飾變賣了。無如葉珪病勢，十分厲害，沙妮亞寢食俱廢，身裏又有了孕。葉珪清醒的當兒，沙妮亞還要說着許多寬慰的話，其實她芳心非常着急咧！首飾用盡，又把衣服變換了，看山窮水盡，葉珪還是奄奄一息。沙妮亞沒了法兒，只得把葉珪的衣

服，也寄入長生庫裏。惟有定情那晚，葉珪給她的戒子，始終不肯變換。

又支持數天，葉珪纔漸有轉機，官費也補發了。沙妮亞絕處逢生，把葉珪益發殷勤將護。葉珪病了兩個多月，纔能離床。沙妮亞勞疲過度，無復人形。葉珪病起的幾天，還知感激，後來受了經濟的打擊，看看沙妮亞的面龐兒，也不似從前的可愛，對待沙妮亞的情意，居然冷了許多。沙妮亞還道他病後神志未清，心緒惡劣，有時葉珪盛氣相向，沙妮亞總是隱忍不發。叵耐葉珪已變了心，沙妮亞的委曲求全，也是枉費心機了。

齊巧那時江西的督軍署裏，出了一個祕書的缺，有人推薦了葉珪，便打了電報來邀。葉珪得了這個機會，便想搭船回去，先和沙妮

亞說明了。沙妮亞大喜道：「謝天謝地！我們苦盡甘來了！可是我們結婚，在法國舉行？還是到了中國再舉行呢？」葉珪囁嚅了一會道：「你能否同去，還是一個問題！」沙妮亞怔了一怔道：「什麼問題？難道你就拋了我一個人在此地不成？」葉珪強笑着道：「你且不要着急，聽我細細道來！一則這次中國，祇隨來一萬法郎的盤費，你想一萬法郎，那裏夠得我們二人的旅費？我現在是督軍公署的祕書，若坐了二三等艙，似乎失了資格！頭等艙便祇夠我一個人的費用。二則：……」沙妮亞不待葉珪說完，便道：「這個到不消慮得，三等艙和頭等艙，有什麼分別？坐了三等艙，也未見得便輕了身價！若是你住不慣，你住了二等艙，我住了四等艙便了！所以這個不生問題，你且說你的第二層的困難來！」



葉珪道：「二則我們的事，我雖已寫信去過，他們始終沒有回信給我，我不曉得他們答應不答應？……」沙妮亞道：「答應怎樣？不答應又怎樣？從前答應不答應，我也不希罕什麼，現在我有了孕，這個問題，難道還值得討論嗎？」葉珪道：「我又不曾說不和你結婚的話，你何苦急得這個樣子。你可曉得我們中國的家庭制度，兒女的婚姻，要由父母作主纔行；現在雖是開通了些，兒女可以自己選擇配偶，若是不得父母同意，父母便可把兒女驅逐出去。我們的事，雖然他們不致有什麼阻礙，若是不告而娶，或者我的父母要老羞成怒，別的不打緊，我家裏數百萬財產，便好處了我的兄弟獨自享受！所以我的意思，是要從長計議一番纔妥。」

沙妮亞道：「你想從長計議些什麼？」葉珪道：「我現在先獨自

回去，將我們的事，婉婉轉轉，稟明了我的父母；我的父母原是很愛我的，現在又做了督軍公署的祕書，他們還有阻擋的嗎？及至他們答應了，我就打電報匯款給你，你獨自可到中國來的。祇要你到了上海，我便親自來接你，斷不教你受什麼委屈就是了。」

沙妮亞道：「這樣說來，你的父母是沒有不答應的。」葉珪道：「自然沒有不答應的。」沙妮亞道：「你既可決定他們答應，我們現在結了婚，還不是一樣的嗎？」葉珪道：「話雖也不差，可是我不會稟命而行，似乎說不過去。況且他們雖百有九十九是答應的，萬一有些爲難，非我親自在側是說不明的。」沙妮亞道：「萬一他們不答應，你又怎樣呢？」葉珪道：「我們聚首了這許多時候，難道你還不曉得我的爲人嗎？我說出一句，終要做倒一句的。我們定情那一天，我不

是說過，永遠愛你的話嗎？他們萬一不答應，我情願犧牲一切家財，決不肯把你脫離。不是我自己誇口，我有了這一身的才具，還怕不能贍養家室嗎？我要和你商量的，無非是兩全其美的計策；他們答應了，既不傷了家庭的和氣，又不失了偌大的家財。若是冒昧從事，徒然貽了日後無窮的悔恨，那又何苦來呢？」

沙妮亞道：「你說的話，我也能諒解，可是你去了之後，教我如何過活？」葉珪道：「這個容易解決，我去了至多二個月之後，便有電報來請你就道；這兩個月的費用，大約三千法郎也可將就過去了，你若是嫌着寂寞，我每天寫一封信給你，我們雖是形骸遠隔，精神是永遠聚在一起。你要想着將來的快樂，現在的相思，到了日後，回味起來，纔覺雋永咧！」沙妮亞道：「若是有了三千法郎，三等艙也

可敷衍了，我既是你的人，你既已存了決心，我又何必孤伶仃的住在這裏？你若是不敢担不告而娶的惡名，我們不在法國結婚也使得，到了中國，你稟明了，然後相機行事。其實我同你回去，和我留在這裏，沒有什麼分別！你的父母，當然已曉得了我們這回事，我們到了中國，求他們同意，他們也有了面子，斷不致因此把事弄僵的！」

葉珪無言可答，只得訕訕的道：「現在我又不曾動身，我們且緩討論。」沙妮亞啞了一口道：「我們說了半天，你還要猶豫些什麼？無論如何，我是跟你去定的了，你若是不答應，我也教你回去不來。」葉珪道：「這又怎樣說呢？」沙妮亞道：「我們雖是沒有經過結婚手續，難道我肚子裏的小孩，你可不負責任嗎？你肯忍心不承認，法律却不肯放你過去咧！」

葉珪勉強笑道：「說說又說到氣頭上來了！我那裏肯把自己的骨肉不認？你把我也看得太下賤了！你既有這決心，我們同去也好，只是照我們的經濟情形，只可坐着二等艙回去，不知你受得這個委屈嗎？」沙妮亞苦笑道：「只要你肯帶我回去，不要說三等艙，就是在船上立了三十天，也是情願的。」葉珪道：「那就好了，我們明天去定船位罷！」

沙妮亞道：「你若是坐不慣三等，你買二等，或是頭等也好。」

葉珪道：「這又那裏說起！我們夫婦，應當有福同享，我若是只顧自己受用，我還成個人嗎？」沙妮亞點點頭，笑了笑道：「吾愛的！剛纔我在氣頭上，說了許多不知輕重的話，請你原諒則個！但你也當明白，我爲了愛你，纔和你搶白了，請你不要把我的話記在心裏！」葉

珪瞞了一眼，歎了一口氣。沙妮亞陪着笑，去和葉珪接吻。葉珪讓過去道：「我今天患了傷風，你不要來親近我！」沙妮亞道：「我還忌這些嗎？」說着，便捧住葉珪的臉，深深的接了一個吻。

第二天，二人果然至「湯姆司酷克」旅克部去問船位。却好一星期後，有隻日本公司船，往馬賽起程。葉珪便寫了葉珪和葉夫人的名字，買了兩張船票。沙妮亞見葉珪果然買了船票，纔定了心，自後就逐日的整理行李。到了開船的前一天，方搭車到馬賽。二人住在一個中等旅館，把行李寄在車站。葉珪安頓好了，便獨自出去。一會回來，笑對着沙妮亞道：「我們那隻船，要延期一日咧！早知如此，我們還可在巴黎多玩一天。」沙妮亞道：「這也不打緊，馬賽多住一天，也好賞鑒賞鑒馬賽的景物。」

第二天早上起來，葉珪說要去看個朋友，沙妮亞並不疑惑。不料待至十二點鐘，還不見葉珪回來，便走至下面賬房裏去問。那賬房道：「馬特姆不是今天乘船到東方去的嗎？此刻恐船已開咧！」沙妮亞怔了一怔道：「我們的船，延至明天開咧！」那賬房道：「誰說的？別的旅客，都上船去了！」沙妮亞道：「我的丈夫對我說的！他此時還沒有來，不知何故？」那賬房道：「密歇葉早已上船去了！行李等件，還是此處的「包店舍」從車站裏取來送去的。」沙妮亞道：「他怎麼沒有和我說呢？」那賬房聳了聳肩膀道：「船原定正午開的，不知現在還趕得上趕不上？」

沙妮亞聞言，便哇的一聲哭出來道：「難道他竟這樣忍心嗎？」說着，便闖出門外，跳上一輛街車，教趕快駛到碼頭，只見那隻公司

船，還只離開十餘丈遠，一縷縷黑煙，往煙囪裏冒出來，好似一條龍在空中遊行一般。岸上許多送行的人，還揮着手巾帽子，和船上的人打招呼。再看那船上萬頭攢動，不知有沒有葉珪在內。沙妮亞知已絕了望，祇說了聲狠心的，便奮身往江中一躍。岸上送行的人，一個個大驚，喊着救命。不知沙妮亞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

## 第二十三回

離鄉背井豈有他念

哀孤恤寡別具深心

且說沙妮亞一躍下海，岸上送行的人，都驚喊起來。當下便有碼頭上的小工，丟下一個救命圈去。可是沙妮亞存着求死的心，那裏肯來接受！那天又是陰霾，風來浪起，把沙妮亞滾入漩渦裏去。岸上又是一陣驚喊，有幾個見義勇爲的，便奮身跳入一隻繫在碼頭的小舢板，解了纜去救。何消五分鐘，已把沙妮亞救起。可是沙妮亞的一縷芳魂，已歸大羅國去了。當下乘人猜不透沙妮亞投海的詳情，把這事

作了一件疑案。後來由警察局裏，調查得明白，纔把沙妮亞的屍身收殮。在船上的葉珪，又何曾夢想到沙妮亞竟有這樣決心？還自己慶幸着自己金蟬脫壳的妙計咧！

當下在席諸人，聽了葉珪薄倖的事，個個替沙妮亞歎息。韓人中和胡名達更覺黯然。陸秀女士道：「我說了這件慘史，使貴客鬱鬱不樂，到是我的不是了！我們且把這事不提，來樂會兒罷。」說着，便問人中和名達有沒有興打牌。人巾道：「你們人數已齊，我們不必加入罷！」名達道：「你不喜歡加入也罷了，何必說我們，我到有興呢！」陸秀女士道：「韓君不加入，就少了一個人，座中除了譚先生，其餘都打不來牌的。」韓人巾道：「如果三缺一，我便來湊個數罷。」當下陸秀女士便吩咐收拾檯子，四人坐下，就碰起來。戴剛甫

楊伯珊一般人，立在一旁瞧，碰了八圈，已是將近十二點鐘，陸秀女士還要再碰下去。人中說是明天有課，不能過遲，陸秀女士也只得罷了。

譚鳴時道：「陸女士門牌的興緻好極了！可與黃老博士媲美。黃老博士除了讀書以外，門牌是他唯一的嗜好了！聞說他在中國的時候，有一天早晨，有一個最要好的朋友，爲着要事來看他，他還沒有起來。那朋友原是來慣的，便直奔他的臥室。不料千喚萬喚，總喚不醒那黃老博士。那朋友便用力把黃老博士搖了幾搖，黃老博士這纔醒了；可是依舊不肯離床，一翻身又呼呼的睡去了。那朋友沒了法，便拿了二顆骰子，在黃老博士耳畔擲着，口裏不住的喊着青龍白虎。這個方法，果然比催眠家的催眠術還要靈，黃老博士一聽，就霍的坐了

起來，拉了那個朋友，問白虎可是着了？」陸秀女士聽到這裏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他原來還有這一回事，將來要試他一試咧！」韓人中和胡名達見時候已是不早，便起身告辭。

人中回到寓裏，倒頭便睡，第二天依舊赴校上課。又過了幾天，他從巴黎大學下課出來，見有一個中國人，和一個法國婦人，站在門口。那婦人看去還只二十歲年紀，懷中抱着一個小孩。人中好奇，便停了步，多看了兩眼。那中國人却乘此迎上來，脫了帽，說了句「拜唐。」人中細細打量一番，覺得素昧平生，便問何事見教？那中國人便在衣袋裏，取出一張卡片，遞給人中，和顏悅色的道：「在下爲了朋友的事，向中國學生呼着將伯，先生現在若是沒有要事，可否稍留片刻，容在下說個大概？」

人中見那人衣服到還乾淨，說幾句話也甚伶俐，便點點頭。又把那卡片瞧了瞧，見當中印着聞熹二字，右角上印着一行美國紐約大學商學碩士，左角下印着宜祥青田。人中道：「原來聞先生從美來的，有事見教，何妨到個咖啡館裏去譚會兒，此處不是談話之所。」聞宜祥道：「那更好了！」說着，招了招手，請那法國婦人過來，向着人中介紹道：「這位是馬特姆衛。」又笑着道：「我真糊塗咧，先生的尊姓？還不曾請教。」人中說了姓名，舉目打量那婦人時，見頭上罩着黑紗，衣服也是玄色，像似新寡的樣子，面龐兒到甚清秀。當下便彎了彎腰，讓二人到一附近的小咖啡館裏坐定，吩咐了飲品。

聞宜祥開言道：「這位衛夫人，是敵友衛強生的夫人，不幸衛君上月去世了，身後蕭條，遺孤在抱，真是怪可憐的！我和衛君是同

鄉，他身後的事，不得不替他張羅一二。可是心與力違，教我一個人那裏照顧得許多！不得已，替她向中國同學們張羅張羅。韓先生慷慨爲懷，熱心善事，必肯解囊樂助，不獨在下和衛夫人母女沒齒不忘，就是敵友在地下有知，也是感激靡旣的。」

人中沈吟了一會道：「衛夫人尙在青春，難道便替貴友守節不嫁了嗎？況且衛夫人的母家，又怎樣呢？」

聞宜祥道：「韓先生不知他們的歷史，也無怪韓先生要問及這點，待我細細說來，他們的歷史，真是可歌可泣呢！原來敵友衛強生，家境本非素豐，他到法國，是和勤工儉學生同來的。他見勤工儉學生，鬧得太不成樣子，便脫離了團體，來至巴黎，寄居一個邦西洪裏。那時他的日用，只靠着國內一家報館特約通信的稿費，生活的艱

窘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現在的衛夫人，便是那邦西洪主人的女兒，她慧眼識人，到不以衛君的貧賤爲嫌。平常譚譚笑笑，很是合得來。于是便由友誼而發生戀愛，更進一步，復由戀愛而生了肉體上的關係。那邦西洪主人，夫婦兩口子，只有這個女兒，平日甚是愛惜，對於衛君也甚敬愛，却不料他們已有了暗昧！他們做的事，原甚祕密，夫婦倆一時也窺不破底細。無如禍因福至，樂極悲生，他們不知節制，衛夫人的肚子，漸漸的隆然而起。衛夫人曉得有了孽障，慌做一團，又不敢聲張，只得悄悄的和衛君商量，衛君也是一籌莫展。

又過了兩三個月，衛夫人的肚子，一天大似一天，那老夫婦雖是懵懂，至此也起了疑惑，便問衛夫人是那會事？衛夫人知再不能隱瞞了，沒了法，祇得和盤托出。老夫婦倆這一氣，險些兒把肚子也



氣破了。

原來老夫婦倆是天主教徒，平常對於男女曖昧的事，是疾首痛恨的，人家有了這種笑話，他們倆便要說三話四，現在自己女兒，也犯了這種不名譽的事，教他們那裏再說得響嘴？那爲父的恨不得立刻把那辱沒門楣的女兒驅逐出去，再把那污辱他的女兒清白的女衛強生處之死地，以洩心頭之憤。那爲母的究有母女之情，不忍見她的愛女流離失所，便勸她的丈夫忍耐些兒。

當晚衛強生回到寓裏，那夫婦倆便一把拉住，要和他算帳。好個衛強生毫不畏意，侃侃的說道：「我和令媛純是愛情的結合，肉體上的關係，原是我們失了檢點；但是我們血氣方剛的青年，肉慾的衝動，誰能壓制下去？我早想和你老說明，向你們求令媛的婚，一則我

想我是個窮措大，現在貿然開口，你老未見得答應；二則我是黃種人，你老未見得看得我上眼，所以忐忑着不敢說出。可是我們倆的愛情，是永久不變的！實對你們說罷，我們早已有備，我若是有了錢，你老自當另眼相看，那時或有萬一之望。要不然，令媛成了年，她便有自主之權，你老要阻攔也阻攔不成！現在令媛既已有了孕，請你答應我們就結了婚罷！」

那老夫婦聽到這裏，哼了一聲道：「現在就結婚！也沒有這樣容易的事。你奸污了我的女兒，我再把我的女兒配給你，你做夢呢？」

衛強生道：「我和她結婚，你們不願意，教我怎樣辦呢？」那老頭子道：「我恨不把你送到警察局裏去，辦你個奸污良家婦女之罪。」

衛強生道：「老先生且請息怒，我愛令媛，我爲令媛隨便什麼都肯犧牲。」

的！若照老先生的辦法，把我送到警察局裏去受罪，若可雪去令嬾的恥辱，我到也情愿的！但是令嬾的清白，已沾污了，傳到他人的耳裏，老先生的家聲，也不十分好聽，那又何苦來呢？況且令嬾也不見得情愿這樣辦罷！」那老頭子道：「你怎樣曉得我女兒情愿不情愿？難道做父親的不曉得女兒的心理，到你這個淫棍曉得不成？我且來問她。」說着叫了一聲安妮。

聞宜祥說到這裏，停了停道：「安妮便是衛夫人的芳名。」衛夫人聽聞宜祥說着安妮，還道聞宜祥和她說話，便望了聞宜祥一眼。聞宜祥搖了搖頭，一笑道，不關你事，我和韓先生說話咧。接着道：「當下衛夫人玉容顛顛的走了出來，見了她的父親，怒目對着衛生，已知就裏。不覺流下淚來，望着父母跪下道：「女兒做錯了事，

請父母不要怪了別人！」又指了指衛強生道：「他原是愛女兒的，正惟愛女兒，便害了女兒，女兒雖是受了害，還是愛他的，求父母不要和他爲難罷！」衛夫人的母親，聽了這幾句淒淒切切的話，不由得老淚縱橫，把衛夫人一把扶起，攙入懷裏，嚶嚶啜啜的哭起來。那老頭子到此，也沒了法子，只蹀着脚道：「家門不幸，生了這樣不知廉恥的女兒，我還希望些什麼呢？」說着，也不禁流下淚來！

衛強生見三人哭得鬧熱，想起自己害了人，究竟良心上說不過去；又想到自己一個昂藏男子，不能庇護一個弱女子，一陣傷心，不禁也灑了幾點熱淚。一霎時，一個會客室裏，靜悄悄地，變了眼淚世界。衛夫人的母親，見衛君也哭了，暗想衛君到是個多情種子，便向那老頭子歎了口氣道：「兒孫自有兒孫福，這小妮子既愛了他，就成

全了他們罷！」那老頭子道：「他們若是清清白白的，我也不至來干涉他們婚媾的自由；現在鬧出這種醜事，再成全了他們，不是太便宜了那一對小畜生嗎？別的且不要說，我們的家聲何在呢？」說到這裏，又惡狠狠的望着衛君一下道：「我饒了你也不算人！」衛君道：「你不肯饒我，就不肯饒令嬾，你要怎樣，我到不怕，只可憐令嬾爲了我，也受了無限的委屈。」說到這裏，聲音又哽住了！

衛夫人那時，原倚在她的母親懷裏啜泣，聽得衛君說出這番話來，不由得直立起來，奔向衛君，擁了衛君的頭頸，嗚咽着道：「我無論如何，捨不得離你的！爹要辦你，我也隨着你去；我肚裏的一塊肉，是你的，我的人也是你的。」又望着老頭子道：「我們做錯了事，也怪不得爹動氣，爹要辦他，也當辦我！我是跟定姓衛的了！」

那老頭子漲紅了臉道：「我爲了你不肖的女兒，受了一肚子的氣，你還要挺撞着我，好好！你要跟他，現在就離開這裏！遲早我終有法子來收拾你們！」說着，就拔步跑出會客室去。衛夫人的母親，也跟了出來，拉住那老頭子道：「你我半生，只有這一個女兒，你又何忍做這斷情絕義的勾當？就是依了你辦，無論失了女兒，難道外面就沒有議論嗎？你聲聲口口說着家聲，難道這種事傳揚開去，便能保存我們的家聲嗎？就我想來，還是成全了他們爲是。一則女兒年青，不知世故人情，現在着了那中國人的迷，看去沒有法子可以離開的。這種小夥子，將來未見得有良心，我們若不把他們的事安排好了，將來始亂終棄，我們便奈何他不得。二則那小妮子已有了孕，打下去罷，恐有性命危險，于心究有不忍，若是由她生產下來，無父之兒，將來怎樣

處置？況且未結婚的女郎，便有了小孩，此後的婚姻，也是爲難。我想還是將計就計，那中國人既提議到結婚，我們就把那小妮子許配給他。結婚的時候，我們不妨請幾個至親好友，不知內幕的，斷看不出其中破綻。結婚以後，便讓他們到別處去度蜜月，住了四五個月，那孽障下了地，再叫他們回來。那時神不知鬼不覺，還有什麼人敢說醜話，你想這個計策如何？」那老頭子啞了一口道：「你真老糊塗咧！這種賤人，你還承認他做女兒嗎？我不把她處死，已是寬縱她了！」那老婆子受了丈夫的搶白，一時到說不出話來，呆了會兒纔道：「將來他們回來不回來，是又一問題？現在權宜之計，不可不行，並不是我偏愛女兒，累你受氣，我正爲着我們家聲着想呢！」那老頭子托着腮，想了想道：「就是照你意思去辦，我却沒有這樣厚臉，去和他們小

畜生開談判！」那老婆子道：「只要你肯答應我的辦法，種種都可由我去說。就我想來，最好由你作硬，由我作軟，他們方才有些忌憚。有了忌憚，那事就容易辦了。」那老頭子長歎了口氣道：「罷罷！由你們去胡鬧罷！」說着，拿了頂帽子，出外散步去了。

那老婆子這纔回到會客室裏，見那一對小兒女，還是擁做一團的嚶嚶啜泣着，那老婆子先把二人訓飭了一頓，又說了如何向那老頭子求情，如何安排結婚手續。末了，還叮囑着衛夫人，不要忘記自己的母親，有了確實地址，悄悄的遞個信給我！你父親不許你回來，我也好來看看你，將來你的父親心平氣靜！我再來替你們說項。衛君聽了那老婆子的話，因禍得福，居然如願以償，不由得心花怒放。但想到結婚以後，生活上又多了一層負擔，又不禁愁眉不展。那衛夫人雖知



已逢着大赦，但是斷絕父女關係，心裏究竟悔恨，不覺捧着她母親抽噎不已。

第二天，他們便在一个教堂裏結了婚。那天的賀客，雖是濟濟一堂，一對新夫婦和主婚人，都是鬱鬱不樂，只面子上勉強現着笑容罷了！那天結婚的男儂相，便是我，我很羨慕衛君得着如花的美眷，不料內中還有這個周折咧！當晚他們便去度蜜月旅行，我去送行的當兒，衛君約略對我說了，又向我借了幾百法郎，我也爲他們倆咨嗟不已！

過了四個月，衛君回來了，我見他形容甚是顛頓，神色也甚頹唐。我問他一向如何得意？他歎了口氣道：「唉！時運不濟，命途多舛，這四個月的苦，有得我受咧！我們動身的那一天，雖說是蜜月旅

行，實際却和充軍差不多。我們到了能西地方，便賃了一間卑陋的房子，內人很知艱難，勸我省吃儉用。第二天，我找到了一個旅館裏做侍者的職司，每日到有二十法郎的進款。內人那時，雖是身懷六甲，也去找到了百物公司裏的售貨員，也有十幾個法郎的薪水，這樣的情形，兩口子原也可以溫飽了。不曉得我如何得罪了蒼天，蒼天有意和我作對似的，給我一場大病，險些兒性命不保。病的起源，一則憂慮太甚，二則操勞過度。因為那旅館裏的規矩，每天要有十二小時的工作；這類工作，雖甚簡易，一個文弱書生，那裏容忍得下這種賤役！有時還要遭人呵叱，一句也不敢分辯。在這種環况之下，教我那得不憂鬱憤恨！當我來留學的時候，抱着何等宏願，現在身執賤役，埋沒壯志，將來不知如何收場！回到家裏，又不敢向內人說起，還要裝着

笑容來對付她，祇背地裏自己歎息着。

我病倒了一個月有餘，還虧內人殷勤服侍，纔有生機。她服侍我的當兒，當然不能再去作工。你想作客異鄉，住要錢，食要錢，衣要錢，再增加了我一個病夫，醫藥也要錢！不多幾天，你那時借給我的幾百法郎，便化用淨盡！舉目無親，不知內人如何籌措？待我的病稍有起色，內人忽然臨盆，產了個女兒。我不得不掙扎起來，去張羅張羅。旅館裏的缺，已有人補了進去，只得在一個小咖啡館裏當着侍者，可是進項遠不如前了。內人產了個女兒，甚是歡喜，衣食不濟，她到並不怨恨，還勸我不要過于勞着心力。她自己寫了一封信，給她的母親，去呼將伯，却始終沒有回信。

過了一日，我們拚擋一切，纔得回到巴黎，內人抱着女兒，去見

她父母；她的父親不但不理，而且搶白內人一番；她的母親，在丈夫權威之下，也是愛莫能助。內人回來，哭得死去活來。可憐我們早晨到此，一點還不會下肚，不得已又慫顏來向老兄挪借幾個法郎。本來我還該着老兄一筆款項，現在沒有開口的資格，可是走頭無路的當兒，教我去求那個呢？我生性又是高傲的，泛泛交情的人！死也不肯開口，只有老兄還可說說這個苦况！唉！早知今日，悔不當初！」我問他什麼叫做悔不當初？衛君道：「我們萬里迢迢，原爲來求學的，現在學問沒有求得，心身受了無限痛苦，悔不該當初貿然浮海而來！此其一；既來了巴黎，雖受了種種打擊，生活方面，尙可敷衍過去，不料誤墜情網，遽成孽緣，誤人誤己，悔不當初！此其二。至于我們倆的婚姻，無悔恨的理由。平心而論，內人待我，可謂仁至義盡，我雖

是這樣貧賤，她絲毫沒有怨尤之色，還用着話來勸慰我；得妻如此，我應當慶幸纔是！可那鬚眉男子，不能庇一婦人，衣食尚是不周，娛樂更不要說了！內人雖沒有責言，我自己覺得對得起她嗎？我心裏不知內愧嗎？」他說到這裏，聲音哽咽着說不下去！我也爲之唏噓不已！

當下我又給他一百法郎道：「你的爲難，我都知道，這些些你先拿去用罷，現在你住在那裏？我晚上來看你，邀尊夫人一起去吃飯如何？」他拿了錢，歎口氣道：「你這樣周濟我，我心裏感激就是了！我們住處，現在我還不知道咧！你想兩手空空，那裏可去投宿？內人候在車站裏，她眼巴巴望着我呢！」我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和你同去一輪罷，這裏相近有個小旅館，起碼房間八個法郎一天，也就可將就

的了。」衛君點點頭，謝了謝，便和我同到車站。衛夫人抱着小孩，靜悄悄的坐着，一看見我們，面上陡現了笑容，迎上來，先和衛君親了個吻，又來和我握手問好。我見衛夫人雖是衣帽簡陋，却甚清潔，面上雖是顛頹，談話的精神，甚是煥發，懷中的小孩，甚是玉雪可愛，我不禁暗暗歎羨！

當下我就請他們去至一個咖啡館裏，用些點心。衛君夫婦，也不推讓。吃了點心，又陪他們來到旅館裏住下。第二天，衛君便去找事，一時那裏找得到！因為在巴黎的中國學生多，衛君不肯卅中國人的臺，再去身執賤役。過了三四天，纔找到巴黎附近的一個電機廠裏做工，所入固是不豐，往返又甚不便，便把家眷搬到那廠的附近去住。我有暇的時候，常去瞧他們，他們甚是快樂，衛夫人更活潑潑

地。不料衛君操勞過度，又懨懨的病了！病了半月，便長辭人世了！

當時衛夫人哭得死去活來。他生前的朋友，除了我以外，簡直沒有第二個，衛夫人便和我商量後事。我勸她去求她的父母。衛夫人依了，可是依舊空手回來，說是她的父母，不肯承認她爲女兒！女兒既不承認，女婿的身後，更不肯料理。我沒了法兒，一個窮學生，一時又拿不出這許多錢，祇得向各處張羅，集腋成裘。居然張羅到一千五百法郎，喪事料理完畢，還欠三百法郎，說不得由我填付了。但是此後歲月，教衛夫人如何度得下去？衛夫人回中國去，固是沒有這回事！但是她一時未見得肯改嫁。她的父母，又不肯收留她，孤兒寡婦，怪可憐的！就是衛君不是中國人，同是人類，也有同情心，我爲衛夫人懇韓先生的情，請韓先生樂助些罷！」

人中聽到這裏，也覺得衛夫人母女，煞是可憐！便道：「聞先生這樣慷慨好義，急人之難，我自當襄成聞先生的義舉！可是我也在客中，不能多所捐助，附附驥尾罷！」說着，便取出一只錢夾，檢了兩張五十法郎的，遞給聞宜祥道：「請聞先生轉致衛夫人罷！」

聞宜祥似接非接的，放在桌上，微笑着道：「其實韓先生素昧平生，捐了一百法郎，不為不多，可是衛君去世的時候，我已向其餘的中國學生，募了不少的錢，現在頗難再向他們開口。難得韓先生這樣表同情，可否多助一些？」

人中道：「多助些原不妨事，今天齊巧沒有多帶得錢在身上。……」人中說到這裏，聞宜祥接着道：「那不打緊，明天我親至韓先生的寓裏來領罷！」



人中道：「聞先生究想募集幾個錢呢？」聞宜祥道：「這是沒有確數的，大約少則五千法郎，多則一萬法郎，因為這次替衛夫人募款，是根本着想，在五千元法郎以下，衛夫人僅能暫度數月，不能有穩固的基金。俗語說得好，人情做到底，送佛送西天，我不管這事則已，既已管了，說不得要替她想個永久之計。」人中點點頭道：「原當這樣辦，明天我准在寓裏候你，力之所及，再 assists 罷了！」說着，寫了一個地址給聞宜祥，又付了茶鈔，起身欲走。聞宜祥謝了又謝，附耳和衛夫人說了幾句。衛夫人蹙着眉，望了聞宜祥一眼，又向人中說了句「買合西。」人中笑了笑，和兩人握了握手，便分別了。

人中回至寓裏，一脚踏進房門，已見胡名達坐在一旁，搖頭棍腦的朗聲讀書。人中且不去驚他，悄悄的掩至他的後面，大聲喝了一聲

采。名達驚立起來，見是人中，便道：「何苦這樣大聲疾呼，到嚇了我一跳。」人中笑道：「今天甚麼風，把你吹得來！」名達也笑道：「無事不登三寶殿，我有一件善舉，要你幫忙咧！」人道：「善舉嗎？當仁不讓，自當盡我棉力，但是我也有一件善舉，你也幫個忙纔是！這叫做禮尚往來。」名達笑道：「這個禮，請你不必費心罷，你且說你的善舉來？」人中便把聞宜祥所說的話，一一對名達說了。名達道：「原來二而一，一而二的，你既捐助了，那也甚好！我昨天也遇見了他們，可惜那時我身邊只有二百法郎，便盡數捐給他們，其實我還不會盡我的力呢！」

人中道：「衛夫人的遭遇，固是可憐，那聞宜祥的仗義，也甚難得！這個人將來可結識結識！」名達拍着手道：「我也這樣想，已

和他約定，今天到他寓裏去瞧他，順便再飲助他些錢！我現在先來瞧你，就要約你同去，你此刻沒有事，就和我去走一趟如何？」人中道：「那也使得。」說着，便讓名達先走，自己帶上了房門，和名達並行出去。

走至街上，却遇見了楊伯珊。伯珊問人中和名達倆那裏去？名達說了。伯珊道：「你不要上那姓聞的當，他說的話，多是假的呢！」名達驚了一驚道：「別的事可假，這件事那裏假得來？我還親見衛夫人和她的小孩，難道她們也是假的嗎？」伯珊道：「衛夫人和小孩，原是真的，只是替衛夫人募錢的話，是假的罷了！」名達道：「這話怎講？」伯珊道：「此處不是說話之所，韓君住此相近，我們到韓君寓裏去譚會兒罷！」人中道：「那更好了！」

于是三人又復回到人中寓所。人中吩咐侍女，預備些茶點。伯珊啓口道：「那姓聞的傢伙，簡直不是人類！他和姓衛的原是好友，姓衛的結了婚以後，那姓聞的常到他家裏去玩。他却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目的無非在衛夫人罷了。趁着姓衛的不在家的當兒，他獻着小殷勤兒，去取媚衛夫人。衛夫人若即若離的敷衍着他。他癩蝦蟆想吃天鵝肉，還道衛夫人已和他有了意，有一次，竟動手動腳起來。衛夫人到是個頗知廉恥的婦人，當下便大怒直喊；那姓聞的這纔不敢造次，垂頭喪氣的出去。待至姓衛的回來，衛夫人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他，氣得姓衛的混身發抖，此後便不許那姓聞的上門。那姓聞的淫心未死，還幾次三番的想法，再去和姓衛的夫婦結好，都被他們拒絕。那姓聞的老羞成怒，便寫信去討從前借給姓衛的欠款。姓衛的那時，那裏還得

出錢！心裏一急，不由的懨懨成了病，病中又恨着姓聞的無良，病勢格外加重。病了不多幾天，便拋了嬌妻愛女，溘然長逝！

那姓聞的見有機可乘，便裝出一副正經面孔，竭力替衛夫人張羅一切。衛夫人那時孤立無依，雖明知那姓聞的不懷好意，也只得把他當作好人看待。到喪事料理完畢，姓聞的又灌了無數迷湯，衛夫人竟年青意弱，居然墜入他的彀中。所以名義上雖還是衛夫人，實際上早已是聞夫人的了。

當那姓衛的死的時候，姓聞的到學生會裏來捐錢，我動了惻隱之心，也助了五十法郎。不料過了幾天，他又來了，第二次却託名籌募基本金，安頓姓衛的妻子。學生會裏幾個人，不相信青年法國婦人，能替一個死去的中國人守節，便敷衍着他走了，一面却暗暗的探聽消

息。何消數日，那姓聞的種種行爲，都給他們探聽得詳盡無遺。當下便有許多學生。要和姓聞的爲難，要他償還捐款，嚇得那姓聞的不敢再到學生會來，他和衛夫人也搬了場。不道現在又到巴黎大學門外，行使這種鬼蜮伎倆，二位究竟是忠厚長者，給他騙了錢去受用！他心中還暗暗發笑咧！」

名達聽到這裏，歎口氣道：「這叫做君子可以欺其方，世道人心，真不可開咧！」人巾道：「楊君所說的話，原是不錯，但是那姓聞的，看到甚規矩似的，竟做出這種禽獸行爲，明天我們到要辱他一辱！」伯珊道：「你們既已知道他的住址，明天一早就去，說不定他還擁着衛夫人，尋他們的好夢，不過未免太殺風景罷了！」人巾道：「這到是好辦法。」

名達道：「算了罷！他要騙人的錢，也是沒奈何的事，否則人人都有羞恥之心，何至用這欺詐手段？」人中道：「這句話未免太忠厚了，我們善舉，固是要做，被人欺騙，也不肯放鬆！若是天下的人，都像那姓聞的，還成什麼社會？明天到不可不給些顏色他瞧瞧！至于金錢，到不成問題，我也沒有捐着大數目，也不希望他還的了。」名達點點頭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我們明早准照着楊君的辦法便了。」不知二人去與不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四回

個中人妙粲蓮花舌

座上客競編竹枝詞

且說第二天早晨，韓人中和胡名達，果然去至聞宜祥寓裏。那時還只七點半，街上行人還甚稀少，天氣又陰霾不展，聞宜祥正擁着衛夫人並頭交頸，圓他的好夢。人中同名達找到了門牌，認定了寓主人的姓名，才按了門鈴！候了一刻鐘，纔有一個猶太婦人出來應門，問是找那個的？人中說是找姓聞的。那婦人揉一揉眼，打了個呵欠，把手指一指裏面，讓二人進去。二人走入裏面，覺着一股腥氣，直奔鼻



管裏來。那婦人一面說道：「密歇和馬特姆還不會起來，二位候會兒罷！」

人中受不慣這樣齷齪的空氣，便道：「既是密歇還不會起來，請你去通知一聲，我們有要緊話和他說咧！」那婦人道：「二位隨我來罷。」說着，便向一個門上彈了一下，只聽得裏面嬌滴滴的答了句「押當墮。」那婦人不便推門進去，向着人中和名達道：「二位只好候會兒。」人巾道：「候會兒也不要緊，可否引我們到會客室裏休息一下？」那婦人把肩膀一聳道：「這裏沒有會客室的，現在生活程度這樣高，就是有會客室，也已租給人家作臥室了！」

名達望了望人巾笑道：「我們既沒有坐的地方，還是闖入房裏去罷！」人巾道：「可不是呢，我們又不是來伺候他的，管他鳥事，我們

進去便了！」說着，便向門上重重的打了兩下。這次却聽得男子的聲音道：「誰呀？」人中聽出是聞宜祥的聲音，便操着華語道：「裏面可是聞先生嗎？我們找你有話說咧。」裏面答道：「你們那裏來的？請外面寬坐會兒！我披了衣就出來。」人中裝做沒有聽見，把房門推入去道：「我們熟人，聞先生可不必拘禮，聞先生儘睡着，我們談兩句話就要走的。」

聞宜祥聽得敲門的聲音，已是吃驚；及至見了二人進來，更覺得羞慚無地。沒奈何，坐起半身，漲紅着臉，斷續着道：「難得二位光降，簡慢得很！」人中一眼望去，已見被角露出一頭金黃色頭髮，心裏已知是那衛夫人了。便道：「請聞先生恕我們魯莽，原來聞先生已結了婚的，今天到擾清夢了！」聞宜祥支吾着道：「韓先生說那裏的

話，這裏的猶太人很會打算盤，把會客室也租給了人做臥室，二位沒了坐處，請二位外面站會兒，好教我那女友起來。」

人中聽他這樣說着，方欲退出，忽聽得被內小孩啼哭的聲音，便又停了步道：「聞先生好福氣，原來已有了孩子！」聞宜祥連連搖着頭道：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」名達見他窘得可憐，便推了推人中。人中不做理會，反笑嘻嘻的望着床上。不料那小孩更哭得厲害，衛夫人究竟愛子情深，不由得探出頭來，把小孩拍了兩拍，嘴裏還唱着「羅來辦，」引那小孩入睡。

人中看她果是衛夫人，便望着衛夫人一笑道：「這不是馬得姆衛嗎？難得在此地會見，只是驚了夫人的睡，很覺不安！」衛夫人到也現着笑容，點了點頭，一面仍去撫那小孩。那時只苦了聞宜祥，沒有

地縫可鑽，只得紫漲了臉，對着人中和名達道：「我和衛夫人昨晚去看電影，回來已是不早，衛夫人因有小孩，不放心深夜回去；我這裏又沒有空剩的房間，只得勉強同住一宵，却巧給二位撞見了！幸喜二位是明白人，不致想到岔路上去；若給一般糊塗人看見了，鷄毛當了令箭，我還有面孔去見人嗎！」

人中哼了一聲道：「我們原也是糊塗人，不是聞先生說，我們還要錯怪聞先生哩！我們原是來繳捐款的，現在我們也不必提起了。」說着，便欲推門出去。聞宜祥見不是路數，自己又不曾穿好衣服，不好阻攔，只得由他出去。名達也跟了出來。

二人行至街上，名達歎口氣道：「伯珊的話居然真的，那姓聞的真是衣冠禽獸咧！」人中道：「我們不問他取還前捐的款，還是我們

的忠厚呢！」二人且行且走，看看已是八點鐘，覺得肚子鬧着饑荒，便奔入附近一個小咖啡館，胡亂吃了些牛乳麵包，便分頭赴校上課。

人中下了課，見陳先昭戴剛甫和楊伯珊站在一起閒譚。人中迎上去打了招呼，三人都向人中問了好，楊伯珊忽問人中曾否調查得聞宜祥的祕密？人中一一說了。戴剛甫恨恨道：「聞宜祥那廝，這樣無恥，我們到要給他一頓教訓咧！」楊伯珊道：「怎樣教訓他？驅逐他嗎，恐怕辦不到；打他一頓嗎，恐怕還落了他的圈套；就我看來，寫封信去警告他，到是個辦法。」

陳先昭道：「可惜柳萬光不在這裏，給他聽見了，他決不把姓聞的放過去的。」戴剛甫道：「若是柳萬光在這裏，恐怕把姓陳的也不肯放過去的。」陳先昭白了一眼道：「我姓陳的幹了什麼罪孽，要柳

萬光來干涉我？」戴剛甫道：「昨晚所幹的事，難道應該的嗎？」陳先昭微微一笑道：「昨晚的事嗎，也很普通！老實說罷，中國學生在巴黎的，都幹過這種勾當，我若天與不取，不怕人家笑我癡子嗎？」

韓人中道：「先昭兄昨晚有什麼豔遇？何妨說出來給大家聽聽！」

陳先昭道：「說說原不要緊，一到剛甫的狗嘴裏，便沒有象牙了。」說着，提起手腕一看道：「也是吃中飯的時候了，我們隨談隨吃可好？」楊伯珊道：「我們回到老蕭飯店去何如？」陳先昭道：「老蕭飯店裏，別的不打緊，面目可憎的人太多，令人望着減了胃口。」

韓人中道：「今天我來請你們到柳鐵仙寒去吃罷！」楊伯珊道：

「柳鐵仙寒也好，只是要你破鈔不敢。」人中道：「一個小東道算得什麼，我們就此去罷！」

四人乘了地道車，來至柳鐵仙寒，坐還未定，人中望着陳先昭道：「你的豔遇，現在可以傾筐倒篋了？」陳先昭笑道：「原來你請我們吃飯，是有目的的，也罷，我說個大略罷！昨天我一個人無聊得很，攜了一本書，在香港裏陔一帶散步，走得乏了，便至一個咖啡館裏休息一番；因我要望街上閒景，便坐在外面篷下。坐下未久，便見一個少婦，自己駕着一輛汽車下來，嬌嬌娜娜走了幾步，像要找人的樣子。一眼瞧見角上一張檯子，坐着一男一女，似乎現出很不自在的神色。冷笑一聲，一屁股坐在我貼近一張檯子上，回頭去望那男女，還是唧唧噥噥的密譚着。那少婦嬌聲呼了聲「姘桑」，便有侍者過來。那少婦且不和侍者說話，却屬自在男女二人身上。

那男子聞了聲音，舉目一瞧，似乎現出驚惶之色，立起來走到那

少婦的身旁。那少婦待理不理的，只冷笑了笑，那男的却低聲下氣的和他兜搭。不知怎麼，那少婦忽然大怒起來，破口罵道：「你沒良心的，你既有了外遇，何不和我離婚？盡日盡夜的盤在妖精家裏，你心目中還有我這個人嗎？現在不要假惺惺的，我明天自有方法對付你！」那男子也是強項的，聽了這幾句話，張大了兩眼，高聲說道：「有了外遇怎樣？我給你面子，你還不知好歹，你有什麼方法，難道我怕你不成？」說完，便回身走至原座，攥了那女子的手，並行出去。

那女子見自己佔了上風，望着那少婦笑了笑，故意把身軀掛在那男子身上，做出肉麻樣子來。這一氣，把那少婦氣得花容失色，連我也替她代抱不平。又細細打量那少婦，見她約有二十四五年紀，容貌



身材，都生得不錯，衣服甚是入時，手指上還帶了一只巨大的鑽戒，看去似乎甚是富有。那同那男子出去的女子，並不見得高明，我心裏暗暗疑惑，那男子何故棄此就彼，恐是應了情人眼裏出西施那句話了！當下連連看她幾眼，那少婦溜眼過來，却好和我打個照面，居然嫣然一笑。

我究不是呆人，這種機會，那肯錯過！便也笑了笑，移着椅子坐近去道：「馬特姆剛纔受氣了！」那少婦道：「提他呢！這種沒良心的男子，我希望他些什麼？」我道：「馬特姆真是曠達，我們來談些別事罷！」當下她便問我許多中國的情形，漸漸情投意合起來。

那時天色已晚，我便請她去吃晚飯，她也不推辭，我便乘了她的汽車。車機開動，那少婦微微一笑道：「我們那裏去呢？我想大旅館

裏耳目衆多，于我甚不方便，還是到個小旅館去吃些罷！」我道：「隨馬特姆的意就是。」她就開足機器，急急駛行。駛了約有半個鐘頭，我也不知到了什麼所在，她方在一個小旅館面前停了車。我扶她下來，走入旅館，點了菜，開了一瓶香檳。那少婦甚是喜悅，和我譚譚笑笑，十分有興。吃了幾杯酒，面上添了三分春意，斜乜着眼道：「此刻恐已是十點鐘了，我也不高興回家去和他淘氣，我想今晚在這裏住一宿咧！」

我聽她這句話，很有意思，便道：「那更好了，我本也不想回去，我們作個竟夕談如何？」那少婦笑了笑。我會了賬，便來至櫃檯裏要了一間最上等的房間，然後帶同那少婦上去。下文如何，你們聰明人，必可推想而知，我也不用多說。

那時我得意已極，便想和她結儷永久朋友，問她姓名住址及後會日期。她嗤的一笑道：「你問這些怎的？我的姓名住址，是不告訴你的；後會二字，也請不必提起，我們緣盡于此。此後見了面，我也未見得再和你招呼。」

我不由的怔了一怔道：「你說那裏的話，莫非怪我恨我麼？」她又笑道：「你不要癡了，老實說罷，我今晚和你幽會，並非是愛上了你。一見傾心，容或有之；一見傾身，不是我做的事。我今天破了自己的身分，是氣一氣我自己的丈夫，他能和別的女子去胡調，難道我不能和別的男子去尋開心麼？勿！我並不恨你，却感激你，因為你替我報了仇，我還很對你不起，因為我利用了你！現在你可恨我了，我們也不必再耽擱下去，還是各自回去罷！」說着，便下床穿衣。

我聽了這番奇論，驚得目瞪口呆。曉得她已決了心，再沒有挽留的餘地，只得作萬一的希望道：「你雖不是愛上我，我可已愛上了你。你既這樣說了，當然不肯回心轉意；你不肯告訴我你的姓名住址，那也罷了！我的姓名住址，却不能不告訴你。你有什麼吩咐，請你不要忘記今天遇見的我！」說着，便抽出一張名片，遞了過去。她看也不看，收了放入錢袋裏去，說了句「密合西」，便匆匆的走了。她日送她去後，倒在床上，一夜胡思亂想，一些也不會闔眼，你想這事奇也不奇？

陳生昭說完了話，韓人中側着頭想了會兒道：「我們若從心理學來分析前因後果，這事也算不得奇別，因為婦女第二次的愛，往往爲報復第一次所失的愛而發生。你所獲到的豔遇，雖是僅屬於肉慾的；

可是肉慾的衝動，就是愛的萌芽，其實僅有心裏的愛。沒有身上的慾，便不是完美的愛情。她所說的話，雖是實話，其實還攙了許多虛語。否則巴黎多美男子，以她的容貌，以她的身分，難道還得不到一個男子？她和你同去，起先實是愛上了你，後來覺得繼續下去，將來不能解脫，便託詞說了這幾句話，你居然給她朦過了！」

楊伯珊笑道：「看你不出，到是個女子心理學專家，那少婦的一番議論，已是奇了，你的議論，真是奇之又奇了！」

人巾道：「婦女發生愛情，大約不外幾種主動力，或是因沒有嘗過愛情滋味，爲了好奇的衝動，便不惜犧牲自己色相，去愛上一個男子，去做一番嘗試；或者因了岑寂無聊，愛上一個男子，消遣消遣；或者因了虛飾，愛上一個男子，好替自己掙面子，因爲自己不能被人

所愛，或是自己沒有戀人，在同伴女友面前，就沒有面子了；或者因了模仿的潛化力，愛上一個男子，好與別的女子頡頏，好像一件衣服，一頂帽子一般，大家都有這種衣帽，自己沒有，心裏便覺慚愧了；或者因了妒忌別的婦女愛其所愛，自己愛上一個，好使別的婦女，少了一個可愛的男子。若是因了男子善用愛情，婦女愛情也油然而生，這種主動力，可謂絕無僅有了。所以先昭要廢續舊好，不當以愛情去說合，他的失敗，就是不明瞭婦女心理的緣故。」

戴剛甫道：「人中所說的話，雖是調侃婦女，說來却甚近理。這種議論，甚是有味，將來多約幾個朋友，大家來研究一下子何如？」陳先昭笑道：「這個研究，可稱爲研究婦女心理學會；現在種種學會甚多，這個題目，到還是創舉咧！但是男子心理，也有研究的價值，

譬如那男子的棄舊憐新，又怎樣說法呢？」

人中道：「棄舊憐新，乃男子惟一的強點，有了這一點，纔能和婦女對付。因為婦女好戲弄男子，男子一認了真，便陷了阱坑，不能自拔。所以我們男子，當豔福美滿的時候，切要記着世上還有別的男子如我們的，說不定那所愛的婦女，移愛到別人身上去。我們當情場失意的時候，勿要忘却世間還有婦女如所愛的，這就是「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」的意思了。其實無論甚事，我們能以曠達處之，纔能剷除一切煩惱。」

陳先昭笑道：「好了好了！談談婦女心理，又譚到哲理去了！給一般科學家玄學家聽了，又要開一場人生觀的論戰了。」

人中並不答言，接着道：「關於男子棄舊憐新，是有生俱來的本

能，就普通男子心理說來，所歡的愛，有如牛乳，甜蜜可口，百吃不厭；未婚妻的愛，有如牛油，偶一嘗之，到還可口，多吃了些，究嫌膩滯；黃臉婆的愛，有如乳餅，一聞到鼻子裏，便要作嘔。這個比喻，就是中國俗語說的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婢，婢不如偷的意思了。」

楫伯珊戴剛甫陳先昭聽到這裏，一齊大笑起來道：「這幾個比喻，真是想入非非，韓人中到可做愛情研究會的會長呢。」說得人也笑起來道：「這種問題，雖是滑稽，研究起來，到很有意思。可惜我經驗不富，不能以事實來證明我的理論。否則我去做一部愛情的科學觀，一定紙貴洛陽，萬衆傳觀。」四人談談笑笑，菜已陸續吃完。人中付了賬，便和三人告辭回去。

人中回到寓裏，侍女報告說：「剛才只有兩個電話來過，一個是英



兒姑娘來的，一個是琪兒姑娘來的。」人中間她們有什麼話沒有？那侍女道：「她們聞知密歇不在家裏，都不曾說什麼。」人中間點頭，說知道了。侍女退去，忽又電話來了。人中間接了聽筒，辨了聲音，知是李愛白打來的。只聽得李愛白道：「袁爾梅和賽兒明天就可回來，明天你高興到車站去接他們嗎？」人中間是什麼時候？李愛白道：「大約三點左右罷！我已約好許多朋友，在聖拉石車站咖啡館取齊。一則我們好久不見了，可以大家敘敘；二則袁爾梅回來，必帶了許多豔聞，我們也好借他人酒杯，澆自己塊壘，你想我這個意思可好？」人中間道：「好的好的，明天准三點左右到車站來會你們罷！」這且按下不提。

且說李愛白和夏望雲最爲莫逆，夏望雲蓄意要娶一個西洋婦人，

聞得賽兒有個妹子，還是小姑居處，當日賽兒也會說起，願給他們介紹，結個相識。夏望雲口裏雖是推却，心裏却念念不忘。袁爾梅那天，從北京寄了一封信給李愛白，說是星期五回來。李愛白竭力想替夏望雲和賽兒的妹子拉攏，便想法子先結賽兒的歡心，所以邀了幾個人到車站去迎迓他們。

那天三點左右，被邀的人，陸陸續續的一個個到來。待到火車到站，衆人眼把把望着頭等車廂，只見袁爾梅和賽兒下來。夏望雲道：「莫不是他們坐了二等車？」李愛白道：「袁爾梅不比我們，決不坐在二等車的，不信，我們且到二等車裏去看看。」說着，引了衆人，來至二等車，那裏有二人的蹤跡。李愛白覺得很不好意思，給邀來的朋友撲了個空，訕訕的道：「袁爾梅真奇怪咧，信上明明寫着今

天下午到的，竟沒有來，勞了諸位的駕，到是我的不是了！今天的天氣又不好，真是十二分抱歉！現在我們到咖啡館去休息會兒罷。」衆人都跟了他去。

那天到的計有八人，咖啡館裏侍者，見了大隊顧客，便把兩張檯子拼在一起。衆人坐定，閒譚會兒，夏望雲看了看四圍坐的鴛鴦燕燕，望着衆人笑道：「我旅法三次，前後十餘年，別的都不許可，惟有法國女子，真是使我又愛又憐，大約世界各國的女子，再沒有如法國的女子的豔麗動人了。我昨天成了一首俚句，便是詠法國女子的，現在我誦了出來獻個醜罷！」說着，便低吟着道：

兩岸垂楊傍綺闌，

鴨頭春漲泛西茵；

差差一縷靈清水，

不毓男兒毓美人。

夏望雲吟畢，座中人都聽不出他吟些什麼？便請他寫了出來。夏望雲取了一張抹嘴的紙，又在衣袋裏摸出一枝自來水筆，寫了遞給衆人傳觀道：「這原算不來詩，不過末句不毓男兒毓美人，似乎調侃法國人太厲害了！」

座上有個姓高的高唐卿道：「這也算不得調侃，法國的實在情形如此！普通說來，法國的男子，大都面目可憎。法國的女子，雖是美麗，但是都是人工的，天然的美麗，佔不到十分之三。若是沒有脂粉的輔助，衣服的襯托，法國的美人，起碼要打個對折。我現在也要胡謔幾句，是寫法國女子專事修飾的情形。說着，取過夏望雲寫的那張

紙接着寫道：

出門第一帶香囊，

傅粉塗朱刻刻忙；

好惹旁人齊注目，

不妨路上試新粧。

寫完，遞給夏望雲道：「我那一首更算不得爲詩，祇描寫了實在的情形就是了。」

夏望雲搖頭捩腦讀了一遍道：「只要有意思，合平仄，便是詩了，我們還理做格律呢！現在的留學界裏，曉得平仄的，已是不多，我們能胡謔幾句，已是鳳毛麟角了！其間不會做詩，也不打緊，古之學者，未見得個個都是詩人！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，那也就是

了。何苦勉勉強強，捨了他人的牙慧，創做新體，既沒有聲調，又沒有平仄，還成什麼東西？其實這種改頭換面的創作，既是西洋舶來品，不如用了西洋的譯音，還是簡直了當。譬如詩的一字，在英文稱爲「坡舍姆，」那般新詩人，何不稱他的詩集爲某某的坡舍姆集，用了中國的詩字，未免唐突那詩字了。

李愛白道：「這個議論，實是先獲我心，我雖不是詩人，于中國的詩，都還涉獵涉獵。現在的新體詩，真是不敢恭維。或者我們淺學之徒，不能了解其中妙處罷！」

夏望雲道：「西洋的坡舍姆，好的原是很多，譯成了中文，用了中國詩的格律，未始不可稱之爲詩！如曼殊大師的譯述，何等清麗可誦。中國文字和西洋文字的構造，完全不同，現在強而求同，還成什

麼話呢？我讀新文學家的譯品，簡直使我莫明其妙，往往一句裏面，用了不少「底」字的「的」字，若是不懂西洋文的人，非但不能領略個中妙處，連意思也看不明白。這種譯品，無非是介紹給不懂西洋文的人們讀的，他們看不懂，何貴有這種譯品！懂西洋文的人們，還要把原文來參照，纔能懂那譯者的意思，更何貴有這種譯品？我以為譯述一道，有如婦女一般，美的婦女，必難有誠意，有誠意的婦女，必不美麗；美麗而兼有誠意的婦女，是很難得的。譯述也是如此，譯得美的，必難盡信，譯得盡信的，必難美麗，林琴南譯的小說，犯了第一個弊；現在的新文學家，犯了第二個弊；信而且美的，我簡直沒有瞧見過，也許我所讀的書不多。若是二者不可得兼，我寧取美而捨信，因美而不信，還不失為中國的文學；信而不美，便不是東西了。」

高唐卿聽到這裏，舉着咖啡杯道：「說得痛快，我來賀你一杯！」  
夏望雲笑了笑，也舉了舉杯。

李愛白道：「新文學且緩着討論，二位既作了兩首，再添了幾首，編成一本巴黎竹枝詞，不是好嗎？」夏望雲道：「編成一本，談何容易！況且我們的詩，原算不來詩，自己賞玩賞玩，原不要緊！若是印行出去，害人大牙也笑掉了。你的提議，却也甚好，我們左右鬧着沒事，各人湊了幾首玩玩，也很有趣，現在就是你來個罷。」

李愛白想了想，拿了紙，寫上一首道：

新裁白練膝頭齊，

百褶圍香軟蝶迷；

最是嬌兒初學步，



試牽裙角手高提。

夏望雲看了，笑道：「那末兩句形容時髦女郎衣裙之短，可謂刻劃入微！」李愛白也笑道：「我不僅刻畫時髦女郎，我還調侃中年婦人呢！你想既有嬌兒，那婦人已在中年了，中年婦人偏要和時髦女郎爭妍鬥豔，我最看不入眼裏，可謂欲彰其美，反顯其醜！」衆人看了看，也附和着笑了。

胡名達忽然拍着檯子道：「我也有了一首。說着，拿起筆來，蘸蘸的寫了。寫畢遞給夏望雲道：「請主司大裁！」夏望雲笑了笑道：

「豈敢豈敢！」隨即念道：

天魔妙舞太離奇，

纓盡春衫露玉肌；

莫道文明能化俗，

文明畢竟是蠻夷。

夏望雲道：「胡君那首詩，原是針砭世俗之談，可是給醉心西洋化的人們見了，便要罵你不識時務，還要加了你許多美名什麼『遺少』咧！『民國古董』咧！種種奇名怪稱，無不應有盡有。現在中國的社會，也盛行了跳舞，爲好爲歹，我也不敢說，不過過猶不及的弊，將來恐是免不了的。譬如目今盛行的『爵士』音樂，鄭衝之音，不堪入耳。在我國舊習慣方面說，男女交際，分道揚鑣，男子因沒有異性的調和，覺得索然寡味，便創了招堂差的陋習。一有了交際舞，這種陋習，或可革除。但是趨了極端，便發生了種種不道德的事。褻盡春衫，實則甚不雅觀，西洋人以爲美，我們中國也就從而美之！所以將

來中國的社會，要變成西洋化咧！」

李愛白把那紙奪過來道：「你且慢發着議論，我們還沒有拜讀胡翁的妙句咧。」胡名達道：「我還只二十餘歲的人，那裏配得稱翁，將來把我叫老了，我要和你算賬的！」李愛白道：「我們現在做着詩，便是詩翁，中國文字上的習慣，只有詩人詩翁的稱謂，沒有詩君詩先生稱謂，我若是稱你胡人，那更使你費解了！」衆人聽了，都闕堂大笑起來。

忽的韓人中披着大衣，口裏喊着好冷，跑了進來，一見他們圍了一桌狂笑，便問是那會事？衆人且不說明，問他爲何來遲的緣故。人

中道：「我今天因了些小事耽擱了，跑到車站，問知火車已到，又趕到這裏，袁爾梅和賽兒呢？難道拋了你們，又自己去享受了嗎？這也

太不近情理了！」李愛白道：「袁爾梅沒有到，你且坐下來，我們做着竹枝詞咧！你是韓人竹枝詞，一定拿手的。」韓人中道：「我明明是中國人，什麼說我是高麗人起來？」衆人又是一陣狂笑，笑得韓人中莫明其妙。還是胡名達說了，韓人中也不由得好笑。

笑了一會道：「你們既要我做詩，先要給我吃酒，詩酒原是相連的。巴黎三月天氣，還是這樣的冷，若是沒有酒來擋一擋寒，我筆也不能握咧！」李愛白道：「要酒儘有，你和『辯桑』說便了。」韓人中便叫了一杯白蘭地，一飲而盡，又燃了一支香煙道：「現在先要請教諸位的大作，恐怕珠玉在前，不敢獻醜了！」李愛白把手中的紙，遞給韓人中，又湊過頭去同看。韓人中笑了笑道：「既是竹枝詞，範圍很廣，我也隨便胡謔幾句罷。我方才喊着冷，我就把巴黎的氣候爲

題罷。」說着，便寫上去道：

已及春深換袂衣，

濕雲濃霧轉霏微！

如何三月東風老，

不見桃花燕子飛？

李愛白看他寫完，先叫着好道：「畢竟韓人不弱！那末兩句何等  
有詩意思！不比我們胡亂的湊成四句，便算了詩。」夏望雲等讀了，  
也嘖嘖贊好。韓人中謙遜着道：「這種詩那裏值得稱讚，真使得我慚  
愧死了！我現在又有了一首，也一并寫出來獻醜罷。」說着，又拿起  
自來水筆，一揮而就。李愛白見他寫的是：

戰鼓琴琴血戰頻，

沙場莫問故園春！

刀環已斷深閨夢，

竟體玄裳妙質人。

李愛白看他寫完，又讀了一遍道：「你詠的是寡婦嗎？以寡婦而想到大戰，用筆已是深刻，而又出之以豔句，真可當得哀感頑豔四個字了！」夏望雲也讀了道：「此詩妙在含蓄，玄裳妙質四個字，戰爭之罪狀，已躍然紙上。若以神韻論，似較第一首遜了些！」韓人笑道：「好了好了！諸位不要再恭維了，我再來喝一杯酒罷。」說着，又叫了侍者送上一杯白蘭地來。

夏望雲也不說什麼，却藪藪的又寫了一首上去，遞給衆人看道：「這首歪詩怎樣？諸位看了，恐怕要莫明其妙咧！」韓人中見他寫的

是：

鴛鴦羅列鏡屏中，

一霎繁華夢已空；

三十三人齊入殼，

滿城爭說碧髯翁。

韓人中看完道：「這首想是詠事的了！什麼是叫碧髯翁？到要請教。這一問，巴黎一件驚人奇案，便由夏望雲口裏傳遞出來。不知碧髯翁究竟是那會事？且待續集寫來。」

